

日常事物掌故叢書

器用雜物

楊蔭深編著

世界書局印行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日常事物
學故叢書
器用雜物

實價國幣八百元

外加運費匯費

編著者 楊蔭深

發行人 李煜瀛

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提起掌故，好像就是軍國大事，典章制度的故實了。但是我現在所說的，卻是一些日常的事物，這裏只是人人日常所接觸的事物，沒有一件是國家宏制偉典的。原來掌故只是故事而已，所以日常事物也未始無故事可言，只因中國舊有掌故之說，所以我也把牠移來用了。這是我定名為「日常事物掌故叢書」的一些簡單意義。

上面已經說過，日常事物是至繁且夥的，我要把牠一一說盡，當然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。所以我所編寫的，是日常事物中最主要的一部分。歲時令節是我們每年每月所要遇到的，所以我把牠來編寫。神仙鬼怪有許多人現在正還迷信着，可是牠們最初究竟怎樣的，說明了也就平凡極了，所以也列為一門。至於我們日常所必需的衣食住行，以及日常所見到的禽獸草木之類，自然也有一談的價值。大約每種都想談牠一二十種，每種也並不想詳加考據，只是隨便舉證，作為已往是怎樣的，現今又是怎樣的，給讀者一個原委而已。這部小叢書是想給讀者一個常識看的，不想求其深奧，而且還想求其生趣，所以其中頗採了不少有趣味性的故事，以供讀者茶餘酒後的談助。這是「日常事物掌故叢書」的一些內容大略。

本叢書範圍很廣，各方面簡直都有。我自問無此博識，可以勝任愉快。只是本叢書並非專門研究，僅將前人載籍所記錄的，作一番轉述而已，所以門類雖廣，我尚能勉與應付。不過錯誤之處，仍所難免，是在讀者的指正了。又本叢書每冊或有附錄，大率為行文方面便利起見，未能在正文詳述的，就在附錄裏錄及；同時因為有許多資料，正可作正文的對證和參考，所以也把牠附在最後了。

最後，我要十二分感謝陸高誼先生，鼓勵我寫成這一部小叢書，得以順利地在世界書局出版，使與讀者相見。否則我無此鼓勵，恐怕永遠不會寫成這部小叢書的。

楊蔭深三十四年二月四日

引言

提起日常器用雜物，真是不勝枚舉，這一本小冊子裏，當然只能舉其最重要者，大略的說一說而已。

大約日常所用的器物，概括的說來，可分一、書寫的文具，二、修飾的妝具，三、裁剪的縫具，四、飲食的食具，五、坐臥的傢具，六、稱量的用具。至於娛樂的玩具，以及農工商各業專用的工具，因為非日常一般器用範圍之內，且本書另有談到那方面的，當然附及，所以這一冊裏都不提到了。

即使是這六項，可談的也是很多，這裏只能擇其重要的來談一談，如文具只及四寶，妝具只關理髮方面，縫具僅有針剪，食具只說磁器之類，傢具只談木器方面，稱量雖及度量衡三者，但也只能談到古時創造的由來，不能詳細地將古今中外異制作個比較的。這因為本書是重在掌故，所以談過去的較詳，談現今的較略。

至於附錄部分，專輯各物傳記。此體始於唐之韓愈毛穎傳，雖為遊戲之作，要亦可以觀各物出來的大略，在掌故上說起來是很有價值的。

本書的寫成，時間上極為匆促，錯誤之處，希讀者為之校正，不勝感幸！

著者 三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雨聲中

目次

一	筆墨	一
二	紙硯	六
三	扇拂	一〇
四	鏡鑑	一二
五	梳篦	一六
六	針剪	一八
七	盃盆	二〇
八	杯盤	二三
九	匙箸	二八
一〇	壺瓶	二九
一一	甌鑊	三二
一二	燈燭	三六
一三	几案	三八

一四	凳椅	四一
一五	廚箱	四三
一六	牀榻	四六
一七	枕席	四八
一八	箕帚	五四
一九	度量	五五
二〇	權衡	五八
二一	便器	六〇
	附錄	六三

器用雜物

一 筆墨

筆字从竹从聿，聿亦筆意，說文所謂「聿，所以書之器也。楚謂之聿，吳謂之不律，燕謂之弗，秦謂之筆。」可知古時對筆的稱呼不一，其稱筆者，乃始於秦。又爾雅釋器：「不律謂之畢。」注云：「蜀人呼筆爲不律也，語之變轉。」則又作「畢」字。筆之義爲述，釋名所謂「述事而書之也。」畢之義爲畢舉，晉成公綏業故筆賦序所謂「筆者畢也，能畢舉萬物之形，而序自然之情也。」

筆據晉張華博物志，爲秦將蒙恬所造。梁周興嗣作千字文亦云「恬筆倫紙。」但如晉崔豹古今注云：古之筆，不論以竹以木，但能染墨成字，卽謂之筆。秦吞六國，滅前代之美，故蒙恬得稱於時。蒙恬造筆，卽秦筆耳，以枯木爲管，鹿毛爲柱，羊毛爲被，所謂蒼毫也。

是蒙恬所造乃今所謂毛筆，筆非卽由他所創始的，他不過是改革筆的製法而已。又宋馬永卿懶真子亦云：張子訓嘗問僕曰：「蒙恬造筆，然則古無筆乎？」僕曰：「非也。古非無筆，但用兔毛自恬始耳。」爾雅曰：「不律謂之筆。」禮曰：「史載筆。」詩云：「貽我彤管。」夫子絕筆獲麟，莊子云：「砥筆和墨。」是知其來遠矣。但古筆多以竹，如今木匠所用木片竹筆，故其字從竹，又或以毛，但能染墨成字，卽謂之筆。至蒙恬乃以兔毛，故毛筆傳備載之。

亦以免毛所製的筆乃蒙恬所創始，非謂筆卽蒙恬所發明的。同時可知最古的筆未必用毛，自秦以後乃以毛爲常，而最普通的則爲兔毛。兔毛尤以中山所出的爲最佳，故韓愈毛穎傳以毛穎（筆）爲中山人也。其後則用毛種類愈多，如晉王羲之筆經所載：

漢時諸郡獻兔毫，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。先用人髮抄數十莖，雜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，以麻紙裹枝根令淨，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，令柱不見。世傳張芝鍾繇用鼠鬚筆，筆鋒勁強有鋒芒，余未之信。鼠鬚用未必能佳，其難得。續外少兔，以雞毛作筆，亦妙。陶中石鼠毛可以爲筆，其名曰鼯。人鬚作筆甚佳。

又如明屠隆考槃餘事所云，更較王說爲多：

筆之所貴者在毫。廣東番禺諸郡，多以青羊毛爲之，以雉尾或雞鴨毛爲蓋，五色可觀。或用豐狐毛，鼠鬚，虎毛，羊毛，麝毛，鹿毛，羊鬚，胎髮，猪鬃，狸毛遺者，然皆不若兔毫爲佳。兔以崇山巔壑中者，兔肥毫長而銳。秋毫取健，冬毫取堅，春秋之毫則不堪矣。若中秋無月，則兔不孕，毫少而貴。朝鮮有狼毫筆亦佳，近日所製尤絕妙。

按狼毫筆今亦名貴，據此則實始於朝鮮的。至於筆管，除竹以外，也代有增華，仍引考槃餘事所錄云：

古有金管，銀管，斑管，玳瑁管，玻璃管，縷金管，綠沈漆管，棕竹管，紫檀管，花梨管，然皆不若白竹之薄標者，爲管最便持用。筆之妙盡矣，他又何尙焉？冬月以紙帛衣管之避寒者，似亦難用，悉不取也。

這許多金銀等華麗的筆管，誠如屠氏所說，均抵不過白竹管來得便利的。王羲之筆經中也早說過「昔人或以瑠璃象牙爲筆管，麗飾則有之，然筆須輕便，重則蹟矣。」只可作爲麗飾，不能作爲實用。但如全唐詩話

韓定辭所說，則此種麗飾筆管，也別有用處的。詩話云：

韓定辭聘燕，贈慕容馬或詩曰：「盛德好將銀筆述。」後或答聘常山，問韓銀筆之事。韓曰：「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，好學著書，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，筆爲三品，或以金銀雕飾，或以斑竹爲管。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，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，文章騰麗者以斑竹書之，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。」

是梁元帝卽曾用以爲記載忠義文士之用，然在他人未必有分得如此仔細的。今各種的筆，各地恐怕都有，惟以人鬚爲毫，於今似爲少聞。唐張懷瓘書斷裏却有一個笑話云：

嶺南兔嘗有，郡牧得其皮，使工人削筆。醉失之，大懼，因剪己鬚爲筆，甚善。更使爲之，工鬚鬚。詰其由，因實對，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，或不能致，輒責其直。

此恐爲貪官之流，否則何得強責人以輸值的。

今筆以湖州所製爲最佳，故世稱「湖筆」。然湖筆之開名實始於元明，前則未聞。如考槃餘事云：

古者蒙恬創筆。南朝有姥善作筆。開元中，筆匠名鐵頭，能鑿管如玉。宣州有諸葛高，常州許顛，國朝有陸繼翁，王古用皆湖人。住金陵，吉水有鄭伯清，吳興有張天錫，惜乎近俱失傳其妙。大抵海內筆工皆不若湖之得法。

按南朝老姥今不能詳其人。鐵頭名見酉陽雜俎。諸葛高爲唐宋時最著名的筆工。宋陶穀清異錄中卽載其事云：

僞唐宜春王從謙，喜書札，學晉二王楷法，用宣城諸葛筆一枝，酬以十金，勁妙甲當時，號爲「翹軒寶筆」。士人往往爲

呼「寶箒」。

宣城縣志更詳述其爲宋時名人所稱譽云：

諸葛高，世工製筆，稱重蔥神間。梅聖俞次歐陽永叔試諸葛筆詩：「筆工諸葛高，海內稱第一。」黃魯直詩：「宣州變樣，隱雞距，諸葛名家捋鼠鬚。一束書從公處得，千金求向市中無。」蘇子瞻云：「諸葛氏筆，譬如內法酒，北苑茶，縱有佳者，尙難得其彷彿。」林和靖云：「頃得宛陵葛生筆，如麾百勝之師，橫行紙墨，所向如意。」

然今宣城除紙以外，卽未聞以筆著稱的。蓋諸葛筆自元以後，卽爲湖人所奪，如西吳枝乘所云：「吳興毛穎之技甲天下。元時馮應科者擅長，至與趙子昂錢舜舉並名。今世猶相沿尙之，其知名者曰翁氏陸氏張氏，皆魏毫也。」當時子昂以字名，舜舉以畫名，應科則以筆名，時稱爲吳興三絕云。

筆與書法家最相密切，故古時有設筆冢以葬敗筆的，如書斷所云：「唐僧懷素，積年學書，有秃筆頭十瓮，每瓮皆數石。後取筆頭瘞之爲退筆冢，自製銘誌。」國史補又說：「長沙僧懷素好草書，棄筆堆積，埋於山下，號曰筆冢。」

墨字從黑土，說文所謂「墨者黑也，松煙所成，土之類也。」其創始或謂早在黃帝時，如明徐炬明事物原始云：「後漢李尤墨硯銘曰，書契既造，墨硯乃陳，則二物皆黃帝時始。」或謂遲在魏晉時，如元陶宗儀續耕錄云：「上古無墨，竹挺點漆而書。中古以石磨汁，或云是延安石液。至魏晉時始有墨丸，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。」此二說一則未免過早，一則未免過晚。說文爲後漢許慎所撰，他已說到墨爲松煙所成，是明明漢時

已有墨了，決不晚至魏晉方才發明的。大約有了兔毛的筆，就有人發明煙煤的墨。輟耕錄又云：

晉人多用凹心硯者，欲磨墨貯濡耳。自後有螺子墨，亦墨丸之遺製。唐高麗歲貢松煙墨，用多年老松煙，和麩鹿膠造成。至唐末墨工奚超舉其子廷珪，自易水渡江，遷居歙州，南唐賜姓李氏。廷珪父子之墨，始集大成，然亦尙用松煙。廷珪初名廷鄴，故世有奚廷珪墨，又有李廷鄴墨，或作庭珪字者，僞也。墨亦不精。宋熙豐間，張遇供御墨，用油煙入腦麝金箔，謂之龍香劑。元祐間，潘谷墨見稱於時。自後陶中蒲大韶、梁杲、徐知常、及雪齋、齊峯、莊茂實、翁彥卿等出，世不之墨。惟茂實得法，清黑不凝滯，彥卿莫能及。中統至元以來，各有所傳，可以做古。

從這一段記載裏面，頗可以考見中國自晉至元的一些墨工史略。今墨以徽州所產爲最著名。歙卽屬徽，可由來已久了。至明代以墨名家的，可閱明高濂的遵生八牋：

今世所尙，以羅小華爲最。羅之墨固善矣。余所見國初在文通龍忠油墨，碧氣龍氣墨，水晶宮墨，新安方正牛舌墨，石青填字赤金爲衣者。蘇眉陽幼年所製，祖李遺法，臥蠶小墨。世宗時邵格之墨，如方子魯寥天一，九元三極，國寶，非煙等墨，亦皆精品。

其中尤以方子魯爲最著名，他且刻有墨譜一書，當時爲文士們所最羨稱。清代據錢泳履園叢話云：「近時曹素功，詹子雲，方密菴，汪節菴輩所製俱可用。」胡開文似又在其後了。

墨的製法是合烟煤和膠而成。烟煤又有松烟與油烟之別。松烟較油烟爲佳，而徽地之松又較他地爲佳，此所以徽墨能獨負盛名的緣故。古時惟有松烟，後則乃有油烟，如宋趙希鵠洞天墨錄所云：

古墨惟以松煙爲之，曹子建詩：「墨出青松煙，筆出狡兔幹。」唐詩：「輕幹染松煙。」東坡詩：「徂徠無老松，易水無良工。」聞見錄云：「唐李超，易水人，與子廷珪亡至歙州，其地多松，因留居，以墨名家。」仇池筆記：「真松煤遠煙者，自有龍麟氣，世之嗜者如陸達道、蘇浩然、呂行甫，暇日晴暖，研墨水數合，弄筆之餘，乃啜飲之。」近世稱叢墨，率用桐油煙，既非古法，墨成亦用漆爲衣始光。東坡云：「光而不黑，絜然無神氣，亦復安用？」殆此等耶。

二 紙硯

紙字從糸，又作帀，從巾，蓋紙本爲縑帛之類，故製字如此。自漢蔡倫發明以樹麻布網爲紙以後，紙實已非縑帛的了。

紙皆知爲蔡倫所發明，此事載後漢書中，可謂確實無疑。但蔡倫以前，未始沒有紙的，即以縑帛爲紙，這實在是紙的原來意義。再前則爲簡爲版，所用乃是竹片木板，如宋趙彥衛雲麓漫抄云：

古結繩而治。二帝以來，始有簡冊，以竹爲之，而書以漆，或用版，以鉛畫之，故有刀筆鉛槧之說。秦漢用縑帛，如勝廣書帛，內魚腹，高祖書帛射城上。至中世漸用紙，趙后傳所謂「赫蹏」者，注云「薄小紙」，然其實亦縑帛。蔡倫傳：「用縑帛者謂之紙，縑貴重不便於人，倫乃用木屑麻皮等。」則古之紙即縑帛，字蓋從糸云。

可知紙非蔡倫所發明，蔡倫不過發明以樹麻等物爲紙而已。這正如蒙恬造筆一樣，筆非蒙恬所創始，乃由他所改造而已。

這種蔡侯紙（後漢書蔡倫傳云：「倫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，元興元年奏上之。帝善其能，自是莫不從用焉，故天下咸稱蔡侯紙。」）大約初時未必怎樣精緻的，且還沒有竹製的紙，而現在卻以竹紙爲最通行。按宋蘇軾東坡志林云：「昔人以海苔爲紙，今無復有。今人以竹爲紙，亦古所無有也。」既云今人，可知始於宋時，在前還沒有。其後紙的名目殊多，如明高濂遊生八牋所云：

上古無紙，用汗青者，以火炙竹，令出取青，易於作書。至漢蔡倫始製紙，爲萬世利也。初搗漁網爲紙曰網紙，以布作者曰麻紙，以樹皮作者曰穀紙。蜀有凝光紙，雲藍牋，花葉紙，十色薛濤牋，名曰蜀牋。有側理紙，松花紙，流沙紙，彩霞金粉龍鳳紙，綾紋紙，短簾白紙，硬黃紙，布紙，縹紅紙，青赤綠桃花牋，藤角紙，縹紅麻紙，桑根紙，六合牋，魚子牋，苔紙。建中年有女兒青紙，卵紙。宋有澄心堂紙，蠟黃藏經牋，白經牋，碧雲春樹牋，有龍鳳印邊三色內紙，有印金團花并各色金花牋，有藤白紙，砑光小本紙。李僞主造會府紙，長二丈，闊一丈，厚如繪帛數重。陶穀家藏有鄱陽白數幅，長如匹練，西山觀音籬紙，鵝白紙，蠶繭紙，竹紙，大牋紙。元有黃麻紙，鉛山紙，常山紙，英山紙，臨川小牋紙，上虞紙，又若子邑之紙，妍妙輝光，皆世稱也。今之楚中粉牋，松江粉牋，爲紙至下品也，一微即脫，陶穀所謂化痰牋此爾，止可供溷材，一化也；貨之店中包麵藥果之類，二化也。」

此把古今重要的紙品，都已敘述到了，現在則或有或無。就中尤以薛濤所製及十色蜀牋最爲歷代文人所羨稱。據明費著蜀牋譜云：「紙以人得名者，有謝公，有薛濤。所謂謝公者，謝司封景初師厚，師厚創牋樣，以便書尺，俗因以爲名。薛濤本長安良家女，元稹等競與酬和，躬撰深紅小彩牋，裁書供吟，獻酬賢傑，時謂之薛濤牋。謝公有十色牋，深紅，粉紅，杏紅，明黃，深青，淺青，深綠，淺綠，銅綠，淺雲，即十色也。濤所製牋特深紅一色爾。」

是十色蜀牋乃謝公所製，與薛濤牋不能混談，高氏所說似有誤的。

古人所用的紙，大抵以黃色爲多，後則乃用白色，至今猶然。如明劉元卿賢奕云：

古人寫書，盡用黃紙，故謂之黃卷。顏之推曰：「讀天下書未遍，不得妄下雌黃。」雌黃與紙色類，故用之以滅誤。今人用白紙，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，殊不相類。

又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：

唐中書制詔有四，封拜冊書用簡，以竹爲之；畫旨而行者曰發，曰敕，用黃麻紙；承旨而行者曰敕牒，用黃藤紙；赦書皆用絹黃紙。始貞觀間，或曰取其不蠹也。紙以爲麻爲上，藤次之，用此爲重輕之辨。學士制不自中書出，故獨用白麻紙而已，因謂之白麻。今制不復以紙爲辨，號爲白麻者，亦池州楮紙耳。

蓋唐時尙有黃白之分，至宋則一體用白，不復辨別了。

硯字從石，蓋硯爲石所製。字本作研，後乃作硯。宋馬永卿嬾真子所謂「古無硯字，古人諸事簡易，凡研墨不必硯，但可研處只爲之爾。矛楯螭螭載於前世，不若今世事之冗長，故只爲之研，不謂之硯。」馬氏又云：「文房四物，見於傳記者若紙筆墨皆有據，至於硯即不見之。獨前漢張彭祖小與上同硯席書，又薛宣思省吏職，下至筆硯皆爲設方略。然伍緝之從征記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，乃夫子平生物，非經史，不知信。」是硯實始於漢時，在前或未必專有的。

硯在唐以前，尙不爲人所注重，至唐時文士始漸漸講究硯石的選擇。宋人更視同珍玩，硯譜一類書籍，

層出不窮，著名者如米芾硯史、李之彥硯譜、唐積歙州硯譜、葉樾端溪硯譜、洪景伯歙硯譜、林籍雲林石譜、曹繼善歙硯說等等，其他筆記中所載及的更多，大文豪蘇軾且爲撰萬石君羅文傳，以傳硯事。硯在宋時可謂被文士盛傳極了。至於宋人所推崇的硯，或端或歙，而端尤勝於歙，如宋趙希鵠洞天清錄云：

世之論硯者，皆曰多用歙石，蓋未知有端溪，殊不知歷代以來，皆採端溪，至南唐李主時，端溪舊坑已竭，故不得已而取其次，歙乃端之次也。

至歙硯之被發現，據洪景伯歙硯譜所載是這樣的：

婺源硯在唐開元中，獵人陳氏逐獸至長城里，見壘石如城壘狀，瑩潔可愛，因攜以歸，刊粗成硯，溫潤大過端溪。後數世，葉氏諸孫持以與令，令愛之，訪得匠手斲爲硯，由是山下始傳。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，歙守又獻石井，蓋硯工李少微，國主嘉之，擢爲硯官令。

至於端硯究有如何的美，則清吳蘭修端溪硯史中頗言其詳，茲引錄如下：

端石之美五：一「青花」欲細不欲闊，欲活不欲枯，欲沈不欲露，欲靈不欲結，如溜壘鑿於明鏡，如墨瀋著於溼紙，斯絕品矣。一「魚腦」白如晴雲，吹之欲散，懸如團絮，觸之欲起者，是無上品。亦名魚腦凍，凍者水肪之所凝也。白而嫩者次之，灰而紅下矣。一「蕉白」如蕉葉初展，含露欲滴者上也，素潔者次之，黃而焦藍而灰下矣。一「天青」如秋雨乍晴，蔚藍無際者上也，陰而晦下矣。青花者石之榮，魚腦蕉白者石之髓，天青者石之肉，榮無質，必傳他質而著之，傳於天青者上品，傳於魚腦蕉白者無上品，惟大西洞有之一曰「冰紋凍」，白疊縱橫，有痕無跡，竄如蛛網，輕若藕絲，是謂異品，亦出大西洞。他洞

白紋如線，適損毫墨，雖曰冰紋，非所尙矣。

要鑑賞硯的美惡，大約從上文可以略知一斑了。

三 扇拂

扇又稱箒，據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云：「上書以羽爲扇，故字從羽，後人以竹及紙爲箒，故字從走。」然此實爲李氏想像之辭。按漢揚雄方言有云：「扇自關而東謂之箒，自關而西謂之扇。」則扇箒固是方言的不同，並非因製法異而名不同的。且扇的古義爲扉，說文所謂「扇，扉也，从戶从翅省聲。」字非從羽，李氏誤解之至。今稱門有一扇兩扇，一扇爲戶，兩扇爲門，又爾雅「以木曰扉，以革曰扇。」則扇實爲革編成的戶。後世大約以箒亦如扇狀，故又稱爲扇罷！

扇在上古未必爲拂涼之用，所以如晉崔豹古今注云：

雉尾扇，起於殷世高宗，時有雉雉之祥，服章多用翟羽，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，輿車有翟，卽緝雉羽爲扇，以障翳風塵也。漢朝乘輿服之後，以賜梁孝王。魏晉以來無常，諸王皆得用之。

此雉尾扇只爲王者儀飾，所謂「障翳風塵」而已。其後則由大變小，形製遂多，除裝飾外，又多作爲拂涼之用了。其由來沿革，誠如明徐矩明事物原始所云：

古今注曰：「扇一名箒。」黃帝內傳有「五明扇」，天子用「雉尾扇」卽掌扇也。舜廣開視聽，以求賢人，作「五明

扇。」又云武王使元覽作之，漢名爲「障翳」。今之「招涼扇」始於北宋時。今之「摺扇」始於朝鮮所買，永樂間始盛於中國。倭人亦制爲泥金扇面。晉謝安鄉人有作「蒲葵扇」五萬，安執一把用之，士庶增價數倍。王嘉拾遺記，周昭王時，修塗國獻丹鶴一雄一雌，孟夏取鶴翅爲扇，一名條翻，一名仄影。此作「羽扇」之始。王羲之在蕺山時，一老嫗持「六角扇」以賣，羲之書五字於扇上，嫗初有慍色，羲之曰：「但云右軍書求百錢。」人競買之。西京雜記，時長安巧工丁緩作「七輪扇」，大徑丈餘，使一人運之，滿堂皆寒。今禁中洎宗戚亦爲此。初晉王珉與嫂婢通，嫂知，珉好持「白團扇」，婢製白團扇歌贈珉云：「團扇復團扇，許持自障面。憔悴無復理，羞與郎相見。」今女子新婚用羅扇遮面，乃其遺事。王玄寶有一「皮扇子」，制作甚質，暑月燕客，置扇於坐，用新水灑之，則颯然風生，巡酒之間，客有寒色。明皇使中使取視，愛而不受，曰：「乃龍皮扇子也。」宋朝會要曰：「漢世之長柄扇卽團扇。漢武帝時，王侯不得用雉扇，公以下用團扇。」

至今以摺扇與團扇爲最流行。而摺扇此云明永樂時始盛於中國，實非。明陸深春風堂隨筆云：

今世所用摺疊扇，亦名聚頭扇。吾鄉張東海先生以爲始於永樂間。予見南宋以來詩詞，咏聚扇者頗多。予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面，摺痕尙存。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，合之止兩指許，正今摺扇，蓋自北宋已有之。

按此說極是。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正云：「高麗國宣和六年九月，遣使李資德金富轍至本朝謝恩，私觀之物，有松扇三盒，摺疊扇二隻。」此摺扇豈非明明在北宋時已有之呢。至於扇上以之題字作畫，卽似始於上文所引的王羲之。此書載於晉書羲之本傳，當可置信。

拂卽俗稱拂子，用以拂塵，與古扇以障塵，效用頗同。古多以麈尾爲之，故亦稱麈尾。在六朝的時候，文士

大多執拂而談，這正如後來文人的執扇，同一認爲風雅的事，並且還含有指揮之意，所以名苑有云：「麈尾鹿而大，其尾辟塵。羣鹿隨塵，皆視其尾爲準，故古之談者揮焉。」但貧者亦有用麻繩作的，如宋書武帝本紀云：武帝「牀頭，有土鄣，壁上葛燈籠，麻繩拂，侍中袁顛盛稱上儉素之德。」至唐又有櫻作的拂子，如杜甫有櫻拂子詩，韋應物有櫻欄蠅拂歌，但皆用以去蠅，不像六朝人執以揮談，此則與今制的拂子已相似了。

四 鏡鑑

鏡古又稱爲鑑。釋名以爲「鏡景也，言有光景也。」廣雅：「鑑謂之鏡。」其字從金旁，蓋古鏡皆爲五金所製，不像現在用玻璃的。

鏡相傳爲黃帝所創造，如軒轅內傳云：「帝會王母于王屋山，鑄鏡十二，隨月用之，此鏡之始也。」又梁任昉述異記云：「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，今有軒轅磨鏡石，石上常潔，不生蔓草。」抑若黃帝真曾造鏡，且有確實地點。但天中記卻又說：「舜臣尹壽鑄鏡，」則又不知根據什麼記載了。

鏡在古時視爲神祕之物的，道家常說鏡能照妖，創黃帝初鑄之說者，一定是道家所附會而來罷。關於此中神祕，隋王度古鏡記中說得很詳細，但這只能作爲小說看，不能視爲事實是如此。其他歷代筆記中，所載尤夥，不能列舉，茲僅引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中所說的如下：

鏡乃金水之精，內明外暗。古鏡如古劍，若有神明，故能辟邪魅，辟惡。凡人家宜懸大鏡，可辟邪魅。劉根傳云：「人思形狀

可以長生用九寸明鏡照面熟視，令自識己身形，久則身神不散，疾患不入。」萬洪梅朴子云：「萬物之老者，其精悉能託人形惑人，唯不能易鏡中真形，故道士入山，以明鏡徑九寸以上者背之，則邪魅不敢近，自見其形，必反卻走轉。鏡對之視有踵者山神，無踵者老魅也。」羣書所載古鏡靈異，往往可證，漫撮於左方。龍江錄云：「漢宣帝有寶鏡如八銖錢，能見妖魅，帝常佩之。」異聞記云：「隋時王度有一鏡，歲疫令持鏡詣里中，有疾者照之即愈。」樵牧閒談云：「孟昶時，張敞得一古鏡，徑尺餘，光照寢室如燭，舉家無疾，號無疾鏡。」西京雜記云：「漢高祖得始皇方鏡，廣四尺，高五尺，表裏有明，照之則影倒見，以手捧心，可見腸胃五臟。人疾病照之，則知病之所在。女子有邪心，則膽張心動。」西陽雜俎云：「無勞縣舞溪石窟有方鏡，徑丈，照人五臟，云是始皇照骨鏡。」松窗錄云：「葉法善有一鐵鏡，照物如水。人有疾病，照見臟腑。」宋史云：「秦寧縣耕夫得鏡，厚三寸，徑尺二，照見水底，與日爭輝。病熱者照之，心骨生寒。」雲仙錄云：「京師王氏有鏡六鼻，常有雲煙，照之則左右前三方事皆見。」黃巢將至，照之兵甲如在目前。」筆談云：「吳僧一鏡，照之知未來吉凶出處。」又有火鏡，取水，鏡取水，皆鏡之異者也。

這裏所舉許多的鏡，在現在看來，有幾種是不足為怪的。如能照人臟腑，則現在有X光鏡，正能如此；照遠如在目前，則正是現在的望遠鏡。至於照之能辟邪無疾，皆是道家妄誕之說，自不足信。其實古鏡亦不過為五金所製，那裏是什麼「金水之精」，試看明宋應星天工開物所說，就可知鏡是怎樣製成的。

凡鑄鏡，模用灰沙，銅用錫和。考工記亦云：「金錫相半，謂之鑑燈之劑。」開面成光，則水銀附體而成，非銅有光如許也。唐開元官中鏡，盡以白銀與銅等分鑄成，每口值銀數兩者以此。故硃砂斑點，乃金銀精華發現。我朝宣爐，亦緣某庫偶災，金

銀雜銅錫，化作一團，命以鑄爐。唐鏡宣爐，皆朝廷盛世物也。

是鏡不過用銅錫相和而作，原無奇異之處。不過古時以鏡可照人，於是又有誠人之意，所謂辟邪無疾，無非是誠人而已。因此對於鏡的構造，窮極講究，銘字以外，又加雕繪，種種皆有用意，誠如博古圖中所云：

今漢唐之器，其規模大抵皆法遠古。是以圖者規天，方者法地，六出所以象諸物，八方所以定其位。左右上下則有四靈，錯綜經緯則有五星。具一日之數，則載之以十有二辰；具一歲之數，則載之十有二月。周其天者有二十八宿，拱其位者有三神八衛。或象玉女之起舞，或肖五嶽之眞形。凡九天之上，九地之下，所主治者，莫不咸在，則取象未嘗不有法也。是以製作之妙，或中虛而謂之夾鑑，或形蛻而名以浮水。以龍蟠其上者，取諸龍護之象也；以鳳飾其後者，取諸舞鸞之說也。以至或爲異花奇卉，海獸天馬，羽毛鱗甲之屬，或爲嘉禾合璧，比目連理，瑞世之珍，或乳如鐘，或華如菱。至於銘其背，則又有作國史語而爲四字，有效柏梁體而爲七言，或單言之不足，或長言之有餘，或以紀其姓名，或以識其歲月。如言「尙方王堂」者，用於奉御也；如言「宜官宜侯王」者，用之百執也；如言「宜子孫」者，用以藏家也。若「千秋萬歲」之語，則所以美頌者如此；十六符篆，則所以辟邪者如此。

這裏可謂說盡古鏡的大概了。古鏡大多都是這樣含有用意的，不像現今製鏡的簡單了。

鏡古時還有一個佳話，那便是「破鏡重圓」，現在還尙爲人所引用，茲亦附載於此。唐孟棨本事詩云：
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，後主叔寶之姝，封樂昌公主，才色冠絕。時陳政方亂，德言知不相保，謂其妻曰：「以君之才容，國亡必入權豪之家，斯永絕矣。儻情緣未斷，猶冀相見，宜有以信之。」乃破一鏡，各執其半，約曰：「他日必正月望日，實於都

市，我當在，卽以是日訪之。」及陳亡，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，寵榮殊厚。德言流離辛苦，僅能至京，遂以正月望日，訪於都市，有蒼頭賣半鏡者，大高其價，人皆笑之。德言直引至其居，設食，具言其故，出半鏡以合之，仍題詩曰：「鏡與人俱去，鏡歸人未歸。無復婦娥影，空留明月輝。」陳氏得詩，涕泣不食。素知之，愴然改容，卽召德言，還其妻，仍厚遺之。聞者無不感歎。仍與德言、陳氏偕飲，令陳氏爲詩曰：「今日何遷次，新官對舊官。笑啼俱不敢，方驗作人難。」遂與德言歸江南，竟以終老。

最後想到我們現在所戴的眼鏡了，雖與鏡鑑不同，但也稱之爲鏡。此物古實未有，至明時方才有傳入的。明張靖之方州雜錄云：

向在京師，於指揮胡繼寓，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，如錢大者二，形色絕似雲母石，而質甚薄，以金相輪廓而紐之，合則爲一，歧則爲二，如市中等子匣。老人目昏不辨細書，張此物加於雙目，字明大加倍。近又於孫景章參政處見一具，試之復然。景章云：「以良馬易於西域賈胡，其名曰纒遠。」

又如明郎瑛七修類稿云：

少嘗聞貴人有眼鏡，老年人可用以觀書。予疑卽文選中玉珠之類。及霰子麟送一枚來，質如白琉璃，大如錢，紅骨鑲二片，可開合而摺疊之間所從來，則曰：「甘肅番人貢至而得者。」豐南禺曰：「乃活車渠之珠，須養之懷中，勿令乾，然後可。」予得之二十年無用。

可知當時都視眼鏡猶爲貴物，世極罕見，而來自外國非我國所原產。惟至清時，則已普遍極了。清趙翼陔餘叢考有云：

眼鏡在前明極爲貴重，或頒自內府，或購之賈胡，非有力者不能得，今則遍天下矣。蓋本來自外洋，皆玻璃所製，後廣東人倣其式，以水精製成，乃更出其上也。劉敞暇日記：「史沆斷獄，取水精十數種以入，初不噉，既而知案牘故暗者，以水晶承日照之則見。」是宋時已知水晶能照物，但未知作鏡耳。

按趙氏爲乾隆時人，可知眼鏡在清中葉已甚盛行，國人且能自製的了。

五 梳篦

梳篦皆爲理髮之具。篦古亦作枇，釋名以爲「梳言其齒疏也；枇言細相比也。」今亦如此，梳疏而篦密。總名則謂之櫛，所以說文云：「櫛，梳枇總名也。」

梳篦究始於何時，明徐矩明事物原始引實錄云：「赫胥氏造梳，以木爲之，二十四齒，取疏通之義。」赫胥氏據莊子云：「夫赫胥氏之時，民居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含哺而嬉，鼓腹而遊。」注：「司馬云，赫胥氏上古帝王也。一云有赫然之德，使民胥附，故曰赫胥，蓋炎帝也。」這樣說來，梳篦的發明是很早的，就推源到炎帝，則未免有些神話罷！因爲那還是「民居不知所爲」的時代，未必有此發明的。

惟櫛之爲用，禮記玉藻中已有詳細說到，如云：「日五盥，沐稷而醑梁，櫛用檀櫛，髮晞用象櫛。」據注云：盥，洗手也。沐稷，以漸稷之水洗髮也。醑梁，以漸梁之水洗面也。櫛，櫛櫛，白木梳也。晞，乾也。象櫛，象齒梳也。髮濕則滑，故用木梳，乾則澀，故用象梳也。

可知周時已很講究，居然有象牙製的，在現今也不過如此。考工記也有「櫛人」之官，可惜原文已闕，不得其詳，否則當更有詳細的說明罷！按櫛人的櫛，原作柳，無竹頭，明楊慎丹鉛總錄云：

周禮考工記有「柳人」注：「柳莊密切。」釋文引左傳「使婢子執巾櫛」注，櫛柳是一也。廣雅曰：「梳，櫛也。」詩

「其比如櫛。」史：「大禹櫛風沐雨。」則柳之來古矣。但梳以木爲之，櫛又從竹，複矣。當從考工記爲是。

則亦有其理由的。

梳在上面說過，古時已有用象牙的，但通常卻以木爲主，象牙總究竟是奢侈的，如宋王栎燕翼貽謀錄云：

仁宗時，宮中以白角造梳，長至一尺，議者以爲妖。仁宗亦惡其侈，皇祐元年十月，詔禁中外不得以角爲梳，長不得過四寸。終仁宗之世，無敢犯者。其後侈靡之風盛行，梳不特白角，又易以象牙玳瑁矣。

夫以帝王之尊，猶以用白角爲侈，則可知普通所用，只是木質而已。但如宋陶穀清異錄所云：「洛陽少年崔瑜卿，多賞喜遊冶，嘗爲娼女玉潤子造綠象牙五色梳，費錢近二十萬。」那真是太侈了，不知現在還有這樣珍貴的梳否？同書又說到：「篔簹瑣縷物也，然丈夫整鬢，婦人作眉，捨此無以代之，余名之曰鬢師眉匠。」以篔簹之用作眉，在現今似未聞見。大約古時婦人的眉較濃，不像現在雅去重畫，所以也要篔簹作罷。惟如古人留鬚，也有用小梳梳鬚的，稱爲鬚師，倒更爲切合。同書又云：「修養家謂梳爲木齒丹，法用奴婢細意者執梳理髮無數日，愈多愈神。」木齒丹究有何用，不得而知。惟據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對於梳篔也有一條，云可「主小便淋瀝，乳汁不通，霍亂轉筋，噎塞。」那怕就是這些功用嗎？服法當然是將梳燒灰，和酒或水服之。可是這

些有無醫理根據，可不得而知了。

說到這裏，篋也有一個很妙的故事，那便是宋時高侏就因篋刀而得寵的。據王明清揮麈後錄云：

高侏者，本東坡先生小史，筆札頗工。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，留以予會文肅。文肅以史令已多，辭之，東坡以屬王晉卿。旣符未，晉卿爲樞密都承旨。時祜陵爲端王，在潯邸日，已自好文，故與晉卿善。在殿廡侍班，邂逅，主云：「今日偶忘記帶篋刀子來，欲假以掠鬚可乎？」晉卿從腰間取之。王云：「此樣甚新可愛。」晉卿言：「近造二副，一猶未用，少刻當以馳納。」至晚，遣使賚往。值王在園中蹴鞠，倏候報之際，睥睨不已。王呼來前，詢曰：「汝亦解此技耶？」倏曰：「能之。」漫令對蹴，遂懷王之意。大喜，呼隸輩云：「可往傳語都尉，既謝篋刀之貺，并所送人皆覈留矣。」由是日見親信。

按祜陵卽宋徽宗，蹴鞠猶今踢球。高侏爲那時大權臣，不想他的得幸，竟是爲了一副小小的篋刀呢。

六 針剪

縫紉之具，其最重要者，爲針爲剪。針本作鍼，古又作箴，如禮記內則云：「衣裳綻裂，緝箴請補綴。」又如

荀子箴賦云：

有物于此，生於山阜，處于室堂。無知無巧，善治衣裳；不盜不竊，穿窬而行。日夜合雜，以成文章。以能合從，又善連衡。下覆百姓，上飾帝王。功業甚博，不見賢良。時用則存，不用則亡。臣愚不識，敢請之王。王曰：此夫始生，鉅其成功。小者刑，長其尾而銳其剝者邪！頭銛達而剽，趙繅者邪！一往一來，結尾以爲事；無羽無翼，反覆甚極。尾生而事起，尾遠而事已。譬以爲父，管以爲母。

既以縫表，又以連囊。夫是之謂箴理。

這所說的箴，就是針。大約古時針本用竹所製，古字從竹，後則用金屬所製，故字又改爲金旁了。

針爲誰人所發明，據明徐矩明事物原始：「內傳云，太昊制九鍼之始。」這是說得很渺茫的，大約始有衣裳，就有針爲之縫紉罷！

關於針的製法，明宋應星天工開物中說得很詳細，茲就引錄如下：

凡針先錐鐵爲細條，用鐵尺一根，錐成線眼，抽過條鐵成線，逐寸剪斷爲針。先鏤其末成穎，用小槌敲扁其本，剛錐穿鼻，復鏤其外，然後入釜，慢火炒熬。炒後以土末入松木火矢豆豉三物燻蓋，下用火蒸，留針二三口，插於其外，以試火候。候其外針入手捻成粉碎，則其下針火候皆足，然後開封入水健之。凡引線成衣與刺繡者，其質皆剛，唯馬尾刺工爲冠者，則用柳條軟針，分別之妙，在于水火健法云。

又針亦有針神，此固爲迷信之說，但也有個來歷。據王嘉拾遺記云：

魏文帝美人薛夜來，妙于鍼工，雖處深帷重幄之內，不用燈燭之光，裁製立成。非夜來縫製，帝則不服，宮中號曰鍼神。此外現今云片刻難安，輒有「如坐針氈」之語，這也有個來歷，如晉書杜錫傳云：

錫累遷太子中舍人，性亮直忠烈，屢諫愍太子，言辭懇切。太子患之，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，氈中刺之流血。他日太子問錫：「向著何事？」錫對：「醉不知。」太子詰之曰：「君喜實人，何自作過也？」

剪刀的剪，本卽前字，其旁卽刀字，後以別於前後之前，於是又別作剪，其實剪則一字而有兩刀了。

剪的意義，說文以爲「齊斷」，釋名以爲「進也，所剪稍進前也。」據事物原始引古史考云：「鐵器也，用以裁布帛，始于黃帝時。」其說自不可信，因爲黃帝是在石器時代，那裏會用鐵製剪刀呢？所以剪刀的發明，總要在用鐵的時代。

剪刀雖不像針有針神，但卻能成精，這當然又是迷信之說，如明劉玉已瘡編云：

信州人袁著，夜經廢宅，遇一黑面婦人，自稱裂娘，堆雙髻，衣紅褐，佩兩金環。正語間，忽不見，著疑懼，旋走退，宿于故知家。明日復至其所，但見污塵中積褐一堆，撥開得一剪刀，乃知昨所遇者，剪刀精也。

剪刀在古時以并州製者爲最有名，現在則以杭州的張小泉所製，頗負盛譽。并州的剪刀，大詩人杜甫詩裏便會提到，因此後人引用很多。宋陳巖肖庚溪詩話云：

少陵詩，非特紀事，至于都邑所出，土地所生，物之有無貴賤，亦時見於吟咏。建炎己酉歲，車駕駐驛建康，比錢申仲赴召，命僕亦以事至彼，與之同邸。申仲以能詩自負，常作詩話甚詳。余偶用其剪紙刀，渠頗新之，且曰：「此刀惟吾鄉所造者，頗佳，他處不及也。」余戲之曰：「僊鄉剪刀雖佳，然不及太原也。」錢曰：「太原唯出銅器，未聞出剪刀也。」余曰：「君深於詩，而不知此耶？」子美詩曰：焉得并州快剪刀，剪取吳淞半江水。吾豈妄言哉？」錢大笑，因而定交。

七 盃盆

食器之中，今以盃爲用最廣。按盃古亦作椀，今俗又作碗。蓋盃古有用木製的，故字可從木，如北齊書盧

叔武傳云：「但有粟殮葵菜，木碗盛之。」今則多以磁製成，故字又從石旁罷！

古時以盃爲孟的小者，說文云：「盃，小孟也。」方言以爲「孟，宋楚魏或謂之盃，盃謂之孟。」則在其前盃孟往往難分，各地有各地的說法。孟據說文稱爲「飯器」，正與今同。惟古時亦作酒器，故飲酒往往以盃論，如三國吳志甘寧傳云：

曹公出濡須，寧爲前部督，受敕出斫敵前營。孫權特賜米酒，衆殺，寧先以銀盃酌酒，自飲兩盃，乃酌與其都督，都督伏不肯持，寧引白刃置膝上，呵謂之曰：「卿見知於至尊，孰與甘寧？寧尚不惜死，卿獨惜死乎？」都督即起拜，持酒通酌，兵各一銀盃。至二更時，銜枚出斫敵，敵驚動，遂退，寧益貴重。

這是以盃作酒器之證。而當時用的是銀盃，實爲最普通的，並非像現在視爲貴器。此外見諸於載籍的，中華古今注「魏武帝以馬勒碾礪石爲酒盃」，世說「王導舉琉璃盃」，晉書周訪傳「王敦遺訪以玉盃」，抱朴子「外國作水精盃」，洛陽伽藍記「元琛豪富，酒器有瑪瑙琉璃盃」，隋書高祖本紀「突厥遣使獻七寶盃」，唐摭言「文宗賜王源中金盃」，然這些不過質料用得名貴而已，最神奇的則莫如玉精盃，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：

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盃，夏蠅不近，盜水經月，不腐不耗，或目痛，含之立愈。嘗匣於臥內，有小奴七八歲，偷弄墜破焉。時馬出未歸，左右驚懼，忽失小奴。馬知之大怒，鞭左右數百，將殺小奴，三日尋之不獲。有婢晨治地，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，視之乃小奴，駭張其牀而負焉，不食三日，而力不衰。馬覩之大駭曰：「破吾盃乃細過也？」即令左右擄殺之。

爲了一盃而殺一人，馬侍中固然太殘酷了。但此盃竟使蠅不能近，水不能腐，且可愈目疾，實爲一名貴的寶器，無怪馬氏要出此手段以報復了。

盃的最早施用大約是在漢時，所以經書中絕沒有盃字，但漢以前並非沒有盃的，不過名稱有異而已。如「簠」「簋」皆古的食器，簠形外方內圓，以盛加膳；簋形外圓內方，以盛常膳。又如「豆」，分三種：木豆謂豆，竹豆謂籩，瓦豆謂登，都是古時的食肉器。其形狀正如豆形，無耳無足。又如「敦」（音對），則有蓋有耳，底則或方或圓，或有足或無足，其用亦以盛食。綜合此數者，皆古所謂食器，據博古圖所繪形狀，頗與今日所謂西式洋盃相似，只是古制久已不存，所以今人知者已很稀了。

盃之外爲盆，今亦爲重要食器之一，盃深而盆淺，此其不同的地方。例外的如面盆花盆之類，雖名爲盆，卻深與盃同。盆的發明則較盃爲早，禮記禮器有「與者老婦之祭也，盛以盆。」注謂「盛食於盆，卑賤之祭。」可知古雖有盆，而實賤之。

但古制的盆實與今制又不同。按說文：「盆，盎也。」爾雅：「盎謂之缶，」疏云：「缶是瓦器，可以節樂，如今擊甌，又可以盛水盛酒，即今之瓦盆也。」又急就篇注：「缶即盎也，大腹而斂口。」此則以盆即盎，又以盎即缶，其形爲大腹而斂口，正如現在的瓶狀，所以可以盛水盛酒。若今的盆，除面盆花盆外，殆不能作盛水酒之用。是知古今已多變制。然古人所用面盆，實稱爲「盤」，如禮記內則云：「適父母舅姑之所進盥，少者奉盤，長者奉水請沃盥。」此盤即正所謂面盆。又稱爲「洗」，儀禮士冠禮：「夙興設洗，」注云：「洗，承盥洗者，

棄水器也。博古圖以爲盤洗實同，「盤以形其形，洗以言其用。」今除稱「筆洗」猶稱爲洗外，餘多不稱爲洗了。

至於盆可以節樂，那著名的故事，就是莊子鼓盆而歌那回事了。莊子至樂篇云：

莊子妻死，惠子弔之，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。惠子曰：「與人居長子老，身死不哭亦足矣，又鼓盆而歌，不亦甚乎？」莊子曰：「不然。人且偃然寢於巨室，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，自以爲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」

今以喪妻謂「鼓盆」卽本於此。

八 杯盤

今以盃小者曰杯，如茶杯酒杯。盆大者曰盤，如果盤茶盤。杯本作椹，省作杯，俗又作盃。盤古亦作槃作盤。大約其器最早用木所製，則字從木，後用銅錫製，則又從金，又以均爲器皿，故又從皿罷。

杯在古時亦如現今，多爲飲酒喝茶之用，故爲飲器之最主要者。惟提起飲器，則古時名目殊多，不像現在統稱爲杯那樣簡單。如「尊」，說文以爲「注酒器，從酋，并以奉之，或从寸。」尊本來有許多形狀，大小也不一定，但後來常以酒杯稱之爲尊。又如「爵」，據博古圖爵誌說云：

凡彝器有取於物者小，而在禮實大，其爲器也至微，而其所以設施也至廣，若爵之爲器是也。蓋爵於飲器爲特小，然主飲必自爵始，故曰在禮實大。爵於彝器是爲至微，然而禮天地，交鬼神，和賓客，以至冠婚喪祭，朝聘鄉射，無所不用，則其爲設

施也至廣矣。考之前世，凡觥一升曰爵，二升曰觚，三升曰觶，四升曰角，五升曰散。則爵之所取者小，又其爲器至微也。儼然周鑿前古禮文大成，而特以爵名其一代之器，則豈不有謂。蓋以在夏曰琖，在商曰爵，名雖殊而用則一，則其取象各具一妙理耳。故其形制大抵皆近似之。琖從珪，故三足象戈，聲戒喧，故二口作喧；爵則又取其雀之象，蓋爵之字通於雀，雀小者之道，下順而上逆也，俛而和，仰而四顧，其慮患也深。今考諸爵，前者囁，後者尾，足脩而銳，形若戈然，兩柱爲耳。及求之禮圖，則刻木作雀形，背負琖，無復古制，是皆漢儒臆說之學也。

從這一段文字裏面，使我們知道古之飲器實多。今祭器猶有爵，多用銅所製。琖今作盞，古以玉飾之，故字從玉。此外又有「卮」與「觥」。卮多爲玉所製，所謂金盞玉卮，古以爲貴重的飲器。觥則現在語文中所說的「觥籌交錯」，亦指爲飲器之一，其實早無此器了，只作爲酒杯的代詞而已。按觥之爲器，誠如唐孔穎達疏詩卷耳「我姑酌彼兕觥」所云：

兕似牛一角，青色，重千斤。以其言兕，必用兕角爲之。觥，角爵。韓詩說一升曰爵，爵蓋也，足也；二升曰觥，觥寡也，飲當寡少。三升曰觶，觶適也，飲當自適也；四升曰角，角觸也，不能自適觸罪過也；五升曰散，散訕也，飲不自節爲人謗訕，總名曰爵，其實曰觥，觥者餉也。毛詩說觥大七升。許慎謹案，觥有過，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。由此言之，則觥是觥觥角散之外，別有此器。故禮器曰：「宗廟之祭，貴者獻以爵，賤者獻以散；尊者舉觥，卑者舉角。」特牲二爵二觥四觶一角一散。不言觥之所用，是正禮無觥，不在五爵之例。禮圖云：「觥大七升，以兕角爲之。」先師云：「刻木爲之，形如兕角。」蓋無兕者，內木也。

由此可知觥實酒器之最大者。又詩七月有「躋彼公堂，稱彼兕觥，萬壽無疆。」故今人稱舉觥，又含有頌祝

之意。

以上皆爲古時飲器的名稱，可知大小不一，名目殊繁，今惟稱杯稱盞，而盞則似又較杯爲小者之稱。杯在上古殊乏其稱，經書中僅禮記玉藻中有「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，口澤之氣存焉爾。」秦漢以後，杯稱始多。而漢人有用白杯的，故後人飲酒，輒有「浮一大白」之說，或云白指白波，宋黃朝英細素雜記云：

宋景文公詩云：「鑊管喜傳吟處筆，白波催卷醉時杯。」讀此詩不曉白波事。及觀資暇錄云：「飲酒之卷白波，蓋起於東漢既擒白波賊，戮之如卷席然，故酒席做之，以快人情氣也。疑出於此。」余恐其不然。蓋白者罰爵之名，飲有不盡者，則以此爵罰之，故班固敘傳云：「諸侍中皆飲滿舉白。」左太冲吳都賦云：「飛觴舉白。」注云：「行觴疾如飛也，大白，杯名。」又魏文侯與大夫飲酒，令曰：「不釀者浮以大白。」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。所謂卷白波者，蓋卷白上之酒波耳，言其飲酒之快也，故景文公以白波對鑊管者，誠有謂焉。按漢書，黃巾餘黨後起西河白波谷，號曰白波賊，衆十餘萬。

按魏文侯之說，始見於漢劉向的說苑，是周時已有此稱，不知確否？

杯在古時或用木製，或用玉製，後則又用磁製，種類自然很多。此外也有異想天開的，如唐段公路北戶錄云：

紅蝦出潮州潘州南邑縣，大者長二尺，土人多理爲杯。王子年拾遺云：「大蝦長一尺，鬚可爲簪。」洞冥記載「鬚杖」兼名苑云：「廣州獻蝦頭杯，簡文將盛酒，無故自躍，乃不復用。」愚又按毛詩義，其大者有一尺六七寸，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，質奇物也。

這可說是「蝦杯。」又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：

青螺狀如田螺，其大兩拳，措去鹽皮，如翡翠色，雕琢爲酒杯。鸚鵡螺如蝸牛殼磨治出精采，亦雕琢爲酒杯。

這可說是「螺杯。」另據明顧訥峴海槎餘錄云：「鸚鵡杯卽海螺產於文昌海面，頭波青色，身白色，周遭間赤色數稜。好事者用金鑲飾，凡頭頸足翅俱備，置之几案，亦異常耳。」按元伊世珍瑯環記云：「金母召羣仙宴於赤水，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，舞驚波之曲，坐有碧金鸚鵡杯，白玉鸚鵡杓，杯乾則杓自挹，欲飲則杯自舉。故太白詩云，鸚鵡杓，鸚鵡杯，非指廣南海螺杯杓也。」則未免是神仙之語，不足爲信。又如宋傅肱蟹譜云：

蟹斗之大者（匡一名斗）漁人或用以酌酒，謂之蟹杯，亦訶陵雲螺之流也。

這是「蟹杯。」按觥記注云：「蟹杯以金銀爲之，飲不得其法，則雙螯鉗其唇，必盡乃脫，其製甚巧。」乃並非眞蟹所製，是象作蟹形，且螯能鉗唇，確可謂神技極了。而最奇特的，則爲「金蓮杯」卽以女人的鞋爲杯也，如元陶宗儀輟耕錄云：

揚鐵崖耽好聲色，每於筵間，見歌兒舞女，有纏足纖小者，則脫其屣，載盡以行酒，謂之「金蓮盃」。予竊怪其可厭，後讀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雙龜詩云：「時時行地羅裙掩，雙手更擎春漱盞。傍人都道不須辭，儘做十分能幾點。春柔淺醺蒲萄暖，和笑勸人教引滿。洛塵忽過不勝嬌，剗踏金蓮行款款。」觀此詩，則老子之疎狂有自來矣。

杯可說者就止於此。至於像現在的玻璃杯，按觥記注云：「唐武德二年西域獻玻璃杯，似至唐時方有的。但古時稱玻璃亦爲琉璃，則琉璃杯漢時也已有。」

現在要說到盤了。盤在古時有兩種用途，一以盛物，如今的果盤；一以盛水，如今的面盆，所以如現今的浴盆，古亦稱爲澡盤。先言盛物，周禮天官「玉府若合諸侯，則共珠槃玉敦」，注謂「珠玉以爲飾，古者以槃盛血，以敦盛食。」又如禮記內則：「適父母舅姑之所進盥，少者奉盤，長者奉水請沃盥。」卽洗手之時，以盤盛水的。澡盤則魏武上雜物疏中曾云：「御物有容五石銅澡盤。」可知漢時已有其物。此外以盤作他用的，如唐劉餗隋唐佳話云：

隋高顯侯射每以盤盛粉，置於臥側，思得一公事，輒書其上，至明則錄入朝行之。

以盤盛粉作書，誠可謂前所未聞。至盤之所製，大抵不外金玉珠寶。然亦有特別神妙的，如宋陶穀清異錄云：唐內庫有一盤，色正黃，圓三尺，四周有物象。元和中偶用之，覺逐時物象變更，辰時花草間皆戲龍，轉已則爲蛇，轉午則成馬矣，因號「十二時盤」，流傳及宋梁猶在。

則不知用何物所製，使牠能夠轉變如此了。

最後因盤而說到一個極駭人的故事，那或許是實有的，耳日記云：

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，恻海高環聞而造之，爲設雞豚而已。環小其用，明日大設，屈昂盤作酒盤行巡，自爲金剛舞以送之。昂後日報設，先令妾行酒，妾無故笑，昂叱下。須臾，蒸此妾坐銀盤，仍飾以脂粉，衣以錦繡。遂擊骸肉以啖。環諸人皆掩目，昂食之，盡飽而止。

這種真是奇聞，然也太無人道了。

九 匙箸

匙，說文云：「匕也。」匕音比，說文以爲「相與比敍也，亦所以用取飯。」按古有匕而無匙，匕實如今的飯秉（音鑿），可以取飯，亦可以載肉。字亦作枇，禮雜記云：「枇以桑長三尺，或曰五尺。」注：「枇所以載牲體也。喪祭用桑，吉則用棘。」蓋皆用木所製，而長竟至三尺或五尺，所以與今匙實不同。

今之匙形，實與古之勺形相似，惟容量亦大不相同，蓋古勺普通可容一升，爲飲器之一，如考工記云：「梓人爲飲器，勺一升。」今稱茶匙或爲茶勺，蓋卽其形相似而通稱的。

箸又作筯，古多以竹爲之，故字從竹。古亦稱爲桼，如禮曲禮：「羹之有菜者用桼，其無菜者不用桼。」據注：「桼，箸也。」是或爲木所製，故字從木。今人則又稱篸，據明人推篷寤語云：

世有誤惡字而呼爲美字者，如立箸譚滯，呼爲快子，今因流傳之久，至有士大夫間，亦呼箸爲快子者，忘其始也。

此以箸音近滯，故反而稱之。原呼快速之快，後來又索性加個竹頭，真爲箸的另一名稱了。

今用飯除西式外，多用箸，匙不過取湯而已。然一按古制，則匙實用以取飯，禮曲禮有云：「飯菜毋以箸。」注謂「貴其匕之便也。」所以用飯也用匙的。

又今人用飯，常於用畢拱箸致恭，以爲敬禮。那知明太祖却最討厭此種俗套，如明徐禎卿剪勝野聞云：翰林應奉賡肅，初以失朝，坐免官歸鄉里。太監遺其才，再召入。嘗命侍膳，食訖拱箸致恭。帝問曰：「此何禮也？」肅對曰：

「臣少習俗禮。」帝怒曰：「俗禮可施之天子乎？」罪坐不敬，贖戍邊州。

一〇 壺瓶

壺本爲瓜名，詩豳風七月所謂「八月斷壺」，壺卽今所謂葫蘆，後以盛物之器，其形如壺，亦謂之壺。宋黃伯思漢象形壺說云：

按壺之象，如瓜壺之壺，幽詩所謂「八月斷壺」，蓋瓜壺也。上古之時，簞尊而抔飲，黃桴而土鼓，因壺以爲壺。後世彌文，或陶或鑄，皆取象焉，然形模大致近之，不必全體若真物也。

是的，今所見到古代的壺，不盡全象壺的，或圓或方，或高或扁，或有蓋柄，但不論大小如何，總是口底較小，腹部特大，而略如壺狀。此種壺器，多以盛酒。但現在普通所用的酒壺，必有柄有嘴，所以便於篩瀉。此在古時，有柄的則稱爲卣（音酉），有嘴的則稱爲盃（音禾），然卣可盛酒，而盃則古以爲調味器。此種名稱，自漢以後，亦漸無聞，所以現在多通稱爲壺了。今壺不但盛酒，盛茶亦可，而茶壺所出，尤以宜興爲最著名，考其由來，則實始於明，明吳梅鼎陽羨磁壺賦序云：

六尊有壺，或方或圓，或大或小，方者腹圓，圓者腹方，範金琢玉，彌甚其侈，獨陽羨以陶爲之，有虞之遺意也。然粗而不精，與嶺南等。余從祖拳石公讀書南山，攜一童子名供奉，見土人以泥爲缶，卽澄其泥以爲壺，極古秀可愛，世所謂「供奉壺」是也。嗣是時子大彬師之，曲盡獻妙。數十年中，陳仲美、李仲芳之倫，陳用卿、沈君用之屬，接踵騁伎，而友泉、徐子集大成焉。一瓷

罍耳，價埒金玉，不幾異乎？

按宜興卽古陽羨，據云此種壺之可貴，不僅其式樣美觀，且盛茶能不失元味云。

此外有一種銅壺，盛湯可以取暖，俗稱「湯婆子」。按此物宋時已有，如清趙翼陔餘叢考云：

今人用銅錫器盛湯，置袋中煖脚，謂之「湯婆子」，或以對「竹夫人」。按此名雖不經見，然東坡有致勸君素札云：「送煖脚銅缶一枚，每夜熱湯注滿，塞其口，仍以布單裹之，可以遠且不冷。」然則此物起於宋，其名當亦已有之。按范石湖有脚婆詩，則是時並有脚婆之稱也。

按黃庭堅有戲咏煖足瓶詩，則當時又稱爲煖足瓶。明于謙有咏湯婆，自注一名煖足瓶，其名或始於明時的。以上所說的壺，在現今看來都可叫做瓶。然古時壺尊而瓶卑，故王者不用瓶而用壺。禮記禮器有云：「與者老婦之祭也，盛於盆，尊於瓶。」注：「老婦先炊者也，盆瓶炊器也。老婦之祭其祭卑，惟盛食於盆，盛酒於瓶。」故經書言瓶之事甚少。其字從瓦，可知爲瓦器而已，以壺由銅製者，亦顯然有尊卑之分。惟至後世亦有銅爲之，至唐則又用磁。明陳繼儒羣碎錄云：

古無磁瓶，皆以銅爲之。至唐始尙磁器，厥後有柴汝官哥定龍泉均州章生烏泥宣城等密，而品類多矣。尙古莫如銅器，密則柴汝最貴，官哥宣定爲當今第一珍品，而龍泉均州章生烏泥成化等瓶，亦以次見重矣。

按以上諸器，除成化外，皆始於宋時。唐時惟有越甕爲最著名。宋葉寘垣齋筆衡說之很詳：

陶器自舜時便有。三代迄於秦漢，所謂甕器是也。今土中得者，其質渾厚，不務色澤。末俗尙糜，不貴金玉，而貴銅甕，蓋有

祕色密器。世言錢氏有國日，越州燒進，不得臣用，故云「祕色」。陸龜蒙詩：「九秋風露越密開，奪得千峯翠色來。好向中宵盛沆瀣，共在中散關遺栝。」乃知唐世已有，非始於錢氏。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，遂命汝州造青密器，故河北唐鄆州悉有之，汝密爲魁。江南則處州龍泉縣密，質頗粗厚。政和間，京師自置密燒造，名曰官密。中興渡江，有邵成章提舉後苑，號邵局，勸故京遺製，置密於修內司造青器，名內密。澄泥爲範，極其精緻，油色瑩徹，爲世所珍。後郊壇下別立新密，比舊密大不侔矣。餘如烏泥密，餘杭密，續密，皆非官密比。若謂舊越密，不復見矣。

至於柴密或傳爲柴世宗（卽周世宗姓柴）所燒造，所司請其色，御批云：「雨過天青雲破處，這般顏色做將來。」今磁器的雨過天青色者，皆仿柴密，或傳製器者姓柴，故名。章生據明陸深春風堂隨筆云：「宋時有章生，一生二兄弟，皆處州人，主龍泉之琉田密。生二所陶青器，純粹如美玉，爲世所貴，卽官密之類。生一所陶者色淡，故名哥密。」則實爲哥密的別稱。然今說磁器，多稱景德鎮。按其地宋時本已有密，猶未著名，後卻被毀。宋周輝清波雜志云：

饒州景德鎮，陶器所自出。於大觀間，密變色，紅如朱砂，謂焚惑，羅度臨照而然，物反常爲妖，密戶亟碎之。至開時乃重加復興，遂大著名，以迄於今時。明王世懋窺天外乘云：

宋時密器以汝州爲第一，而京師自置官密次之。我朝則專設於浮梁縣之景德鎮。永樂宣德間，內府燒造，迄今爲貴。其時以睪眼甜白爲常，以蘇麻離青爲飾，以鮮紅爲寶。至成化間，所燒尙五色炫爛，然而回青未有也。回青者，出外國，正德間，大瑤鎮雲南得之，以煉石爲偽寶，其價初倍黃金，已知其可燒密器，用之果佳，嗣是闔鎮用之。

因爲說到瓶，就說了許多磁器。到了現在，瓶類大抵以玻璃製的爲多，不以爲奇，然在古時亦以爲貴，且造出種種的神話來，如無名氏河東記云：

唐貞元中，揚州忽有一技術丐者，自稱姓胡名媚兒，頗甚怪異。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，可受半升，表裏烘明，如不隔物。曰：「施此瓶滿，足矣。」瓶口剛如葦管大，有人與之百錢，則見瓶間大如粟粒，與千錢萬錢十萬二十萬，皆如之。或以馬騾入之瓶中，見人馬皆如蠅大，動行如故。俄有度支綱至數十車，綱主駐車觀之曰：「爾能令諸車入此中乎？」媚兒曰：「許之則可。」綱主曰：「且試之。」乃微側瓶口，喝諸車悉入，歷歷如行蟻然。有頃，漸不可見，媚兒即跳入瓶。綱主大驚，遽取撲破，求之一無所有。後月餘，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，趨東平而去。

此當絕無其事，不過示瓶的神奇而已。此外今有熱水瓶，亦玻璃所製，因用真空法，可以保冷保熱。按宋洪邁夷堅志云：

張虞卿者，文定公齊賢裔孫，居西京伊陽縣小水鎮，得古瓦瓶於土中，色甚黑，頗愛之，置書室養花。方冬極寒，一夕忘去水，意必凍裂，及驗之，凡他物有水皆凍，獨此瓶不然。異之，更注以湯，終日不冷。張或與客出郊，置瓶於篋，傾水淪者，皆如新沸者。自是始知祕惜。後爲醉僕觸碎，視其中，與常陶器等，但夾底厚幾二寸，有鬼執火以燎，刻畫甚精，無人能識其爲何時物也。這與現在熱水瓶極相似。云鬼燎火，自是附會之談，而此夾底，正是真空所在，豈古時已有這種發明了？

甗，而民始粥。甗，今廚房中所用最重要的器物。古亦如此。宋劉恕通鑑外紀所謂：「黃帝作甗，而民始飯。」黃帝作甗，而民始粥。甗，字從瓦，器。釜，即今所謂鑊，字從金，旁。故爲金屬所製。

甗在古時亦以炊飯，故如考工記所云：「陶人甗，實二甗，厚半寸，脣寸，七穿。」據鄭鍔注云：

甗以蒸物。爾雅言甗謂之鬻。詩所謂「漑之釜鬻」者，亦甗之名也。其厚其脣，制作皆與甗同，其實亦無多寡之異，所以異者，甗有底，而其底有七孔耳。

底有七孔，則與現在所謂瓦器的甗，實不相同。現在的甗，只可盛着，沒有再作蒸物用的。其形如缸，不過較缸爲小。按缸，古作瓠，說文云：「似罌，長頸，受十升。」亦與今不同。蓋現在的甗，都是大口小底，無頸可言。可知古今異制，其間又經過許多的變革了。或者古無是物，今無是稱，遂以古稱今物，所以有此歧異罷！

至於甗（音彥），考工記中亦謂「實二甗，厚半寸，脣寸」。只是與甗相較，沒有底罷了。據博古圖云：甗之爲器，上若甗而足以炊物，下若甗而足以飪物，蓋兼二器而有之。或三足而圓，或四足而方。

則甗所謂無底者，其實卻有足，不過合甗兩物爲一而已。但也有無足的，如漢的偃耳甗，據博古圖所繪形狀看來，頗如現在所謂鍋。按鍋，據說文說是「車缸」，即車轂中的鐵，實無作炊物的解釋。惟漢揚雄方言會說「自關而西，盛膏者乃謂之鍋」，則古時確也有稱盛膏器爲鍋的。今則殆與鑊並稱，其用度亦相似，不過形制略異而已。明張自烈正字通云：「俗謂釜爲鍋」，或者明人已有此種稱法了。

鑊則通常又稱爲釜。按釜本作𩰫，古多作爲量器名，如周禮地官廩人「凡萬民之食，食者人四𩰫，上也」。

人三鬲，中也；人二鬲，下也。」據注：「六斗四升曰鬲。」大約其物如鬲而無足，亦可以炊物，故後人遂稱鑊亦爲釜。詩采蘋所謂「予以湘之，維錡及釜。」傳謂「湘，亨也，錡，釜屬，有足曰錡，無足曰釜。」亨與烹通。但經書中稱烹物的還多是鑊。如周禮天官：「亨人掌共鼎鑊，以給水火之齊。」鄭玄注云：「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，既熟乃齊于鼎。」又如儀禮少牢：「雍人陳鼎五，三鼎在羊鑊之西，二鼎在豕鑊之西。」

說到鑊，就要說到鼎，如上所引，鼎鑊常多並稱。鼎，誠如說文所云：「三足兩耳，和五味之彝器也。」彝器只是一種常用的器具，自後世重視鼎後，於是鼎遂變而爲寶物，不再與鑊並列。禮記正義所謂「鼎者，器之名也，自火化之後，鑊金而爲此器，一有烹飪之用，一有象物之法。」以其有象物之法，自不必再作烹飪之用了。

推鼎之所以被後人重視如此者，實由於傳說中黃帝曾鑊神鼎，而禹亦鑊九鼎，皆有奇異的說法，如孫氏瑞應圖云：

神鼎者，質文之精也，知吉凶存亡，能輕能重，能息能行，不灼而沸，不汲自盈，中生五味。昔黃帝作鼎象太乙，禹治水收天下美銅，以爲九鼎，象九州。王者興則出，衰則去。

這真是荒誕之說，然而古時確信以爲真，漢書郊祀志中也說：

昔泰帝興，神鼎一，一者一統天地，萬物所繫象也。黃帝作寶鼎三，象天地人。禹收九牧之金鑊九鼎，象九州。夏德衰，鼎遷於啟；啟德衰，鼎遷於周；周德衰，鼎遷於秦；秦德衰，宋之社亡，鼎遁淪伏而不見。

但後來在漢武帝元鼎元年，據說在汾陰又得到那寶鼎了。寶鼎既有關盛衰，得鼎便也如得了天下，王者遂視爲祥瑞的符徵，即使沒有，也要僞造以裝場面，因此其他的鼎，身價也爲之增高了。然其實這種寶鼎，誠如宋洪邁所說，未必是實有的。他在容齋三筆裏說：

夏禹鑄九鼎，唯見於左傳。王孫滿對楚子，及靈王欲求鼎之言。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於泗水之說。且以秦之強暴，視衰周如几上肉，何所畏而不取？周亦何辭以卻赧王之亡，盡以寶器入秦，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，決無淪沒之理。泗水不在周境內，使何人般舁而往，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耶？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，蓋亦爲傳聞所誤。三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，獨未嘗一及之，詩易所書，固亦可考。以予揣之，未必有是物也。

所以在漢以後，那種寶鼎也就無聞了。有之，則唐武后及宋徽宗都會仿造過而已。武后的九鼎，那真是要嚇壞人，據續博物志云：

唐則天於東都造明堂，高三百尺。九州鼎置明堂之下，當中豫州鼎，高一丈八尺，受一千八百餘石。各依方面，高一丈四尺，受一千二百石。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。

按如漢武所得汾陰寶鼎，也不過受十二石，而此竟能受千八百石之多，那是要百倍大於古鼎了，真是鼎中未有的奇觀。至於普通的鼎，不過一二尺或數寸高而已。

鼎在古時也未必全是圓形三足的，也有方形四足，不過較少罷了。初時或僅爲烹飪之器，但後來也用之於飲食，即在現今，還有這樣的食器。不過古時還有一種鬲的，似鼎而略不同，這倒還是用作炊器的。博古

圖有云：

周官陶人之職，所司之物，而鬲居其一。夫鬲與鼎致用則同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修異饌必以鼎；至於常飪則以鬲。是以語夫食之盛，則必曰鼎盛，語夫事之革，則必曰鼎新，而鬲則特言其器而無義焉。爾雅以「鼎款足者謂之鬲」。漢志謂「空足曰鬲，以象三德」。蓋自腹所容通於三鬲，其製取夫爨火，則氣由是而易以通也。

蓋鬲與鼎所不同者，即在足一部分。鼎足不與上通，蓋鼎後來不必用於烹飪的了。鬲則足中空而與上通，所以仍可烹飪的。不過現在已沒有像這樣的烹飪器，唯一的是用鑊了。

一一 燈燭

燈本作鐙，說文云：「鐙，錠也。」徐鉉注云：「錠中置燭，故謂之鐙，今俗別作燈，非是。」蓋古時燈多爲銅所製，故字從金旁，後世製料不一，故字又改從火旁罷！

按燈之起源，似始於秦漢，秦以前但有燭而無燈。然古燭亦並非如現今用蠟或柏油所製，乃是一種火炬。周禮秋官：「司炬氏凡邦之大事，其墳燭庭燎。」鄭玄注云：「墳大也，樹於門外曰大燭，樹於門內曰庭燎，皆所以照衆爲明。」又云：「燎，地燭。」此種燭燎，皆用松葦竹麻等物爲中心，加以纏束，而灌以脂膏，故如今日的火炬，不必另用燈的。

至秦以後乃有燈，而燈也未必用燭。三秦記云：「始皇墓中燃鯨魚膏爲燈。」此說不知可信否，但如西

《京雜記》所載，則秦宮中確有燈的，而且精巧得很。記云：

高祖入咸陽宮，周行庫府，金玉珍寶，不可稱言。其尤驚異者，有青玉五枝燈，高七尺五寸，作蟠螭以口銜燈，燈燃鱗甲皆動，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。

又記「長安巧工丁緩者，爲常滿燈，七龍五鳳，雜以芙蓉蓮藕之奇。」此丁緩當是漢初人，而製燈也很精巧的。至於後世，則燈的花樣日多，尤其自唐以後，有上元張燈之事，於是燈製更爲奇巧，名目不一。然此種不過是一時之巧，未必爲常用的。（其詳可閱歲時令節上元節）這裏也不一一說明了。

此外另有一種燈籠，卽以籠爲燈，可以攜之而行。據明徐矩明事物原始云：

徐廣曰：燈籠一名篝燭，燃於內，光映於外，以引人步，始於夏時。趙宋劉隨爲通判，人號水晶燈籠。坡詩蠟紙燈籠挑雲母。云始於夏時，極不可信。惟南朝宋武帝徵時，曾用葛燈籠，見宋書高祖本紀，是知已有燈籠了，用葛所製，但是否攜之而行，猶不可知。不過既有燈了，自可攜行，也許漢時已有了的。又田家五行云：

燈花不可別去，至一更不謝，明日有吉事；半夜不謝，主有連綿喜慶之事，或有遠親信物至。諺云：「燈花今夜開，明朝喜慶來。」久陰天息燈，燈煤如炭紅，良久不過，明日喜晴。諺云：「火留星，必定晴。」久晴後火煤便滅，主雨。

這當然是迷信之談，但現在還有許多人這樣說的。

至於燭，像現在所用的蠟燭，恐怕也至漢時方有的，西京雜記云：「寒食禁火日，賜侯家蠟燭。」此以前所謂燭者，恐都是火炬之類。禮記注有云：「古者未有蠟燭，呼火炬爲燭也。」

燭在唐時有極講究的，據同昌公主傳云：

公主有疾，召術士來，實爲燈法，乃以香蠟燭遺之。陳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，或謂門詰其故，實則具以事對。其燭方二寸，其上被五色文卷，而燼之竟夕不盡，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，餘煙出其上，即成樓閣臺殿之狀，或云燭中有蜃脂也。

其後宋宮中所用宮燭，即用此法製成的，但不知現在還有此種佳燭否？又宋陶穀清異錄云：

同昌公主薨，帝傷悼不已，以仙香燭賜安國寺，冀追冥福。其狀爲高層露臺，雜寶爲之花鳥皆玲瓏。堂上安燭，既燃點，則玲瓏者皆動，丁當清妙，燭盡燼絕。

這又是今所未聞的特別燭了。此外與燈燭有關用以取火的，今皆用火柴，古則用火絨，以爲火柴來自外洋，故俗又稱「洋火」。但不知我國在五代時已有此物，如元陶宗儀輟耕錄云：

杭人削松木爲小片，其薄如紙，鏘硫黃塗木片頂分許，名曰發燭，又曰燂兒，蓋發火及代燈燭用也。史載周建德六年，齊后妃者，貧以發燭爲業，豈即杭人之所製與？清異錄云：「夜有急，苦于作燈之緩，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，置之待用。一與火遇，得發穗然，既神之，呼引光奴。今遂有貧者，易名火寸。」按此則燂寸燂相近，字之譌也，然引光奴之名爲新。

此引光奴非即火柴嗎？但不知當時又爲何人所發明的。

一三 几案

几案原是同屬的器具，說文所謂「案，几屬也。」今除「茶几」仍稱爲几外，餘則多稱桌稱檯，稱几稱

案已很少了。按古時的几案，實不若今制的高。桌字原爲卓字，高的意思，元曲中正多寫作「卓」字而古無桌字。檯或簡作枱，然檯原爲木名，枱則說文稱爲「未端木」，博雅釋作「柄也」。今以几案爲檯，可知也是後來所改稱的。大約稱檯乃由臺字而來，臺的建築較高，說文所謂「觀四方而高者」爲臺。後人使彼此畫分起見，乃又借檯字以應用罷，實則最初也無此種稱謂的。

按古几之制，據周禮春官有五几之別，鄭玄以爲「五几：左，右，玉彫，彤漆，素。」至其大小高下如何，據三禮圖云：

阮謏圖：「几長五尺，高尺二寸，廣二尺，兩端赤，中央黑漆。」馬融以爲「長三尺。」案「司几筮掌五几，左，右，玉彫，彤漆，素。」詳五几之名，是無兩端赤中央黑漆矣，蓋取彤漆類而繫之也。王皆立不坐，設左右几者，優至尊也。几左者王憑之，右者神所依。

是古時的几，不能人人皆得用之，原爲優禮至尊而設，其形制頗似今坑床的几，長方而低，不若今稱茶几的高了。至於几的用處，無非憑依而已。故古人文字中，頗多「隱几」之語，隱亦憑的意思。

至於案，則考工記中有「玉人案十有二寸，聚栗十有二列。」鄭鏗注云：「以玉飾案，其廣十有二寸。每案以聚栗爲列，十二案故十二列。案飾以玉，所以明憑恃以爲安者在德也。」是案亦爲憑恃之用，而飾之以玉，製之以聚栗的木類。

這種几案，都是輕巧得很，所以如左傳襄公十年所載：「晉伐偃陽，荀偃士句請班師，智伯怒，投之以几，

出於其間。「以几可投，則几當是很輕巧的，所以古人稱几案，多以枚計，如魏武上雜物疏，有「几大小各一枚，書案一枚」之語。又東漢梁鴻妻孟光，有「舉案齊眉」之說。一說案卽案也，以其輕巧，故可舉至齊眉；一說以案爲盤，下有足，非几案的案，則不知果以何者爲是。

几案是古稱，桌檯乃今稱，然則桌檯究竟何時有此稱謂呢？我以為最早當在六朝時，而至唐宋始見盛行。蓋古人皆席地而坐，故几案不必過高，自六朝有凳椅之後，則几案自非加高不可，於是又別稱爲桌檯，能而桌又較近古，檯則似出於後世。據宋黃朝英絳素雜記云：

今人用卓字，多從木旁，殊無義理。字書從木從卓，乃棹字，直教切，所謂棹船爲郎是也。卓之字雖不經見，以鄙意測之，蓋卓之在前者爲卓，此言近之矣。何以明之？論語曰：「如有所立卓爾。」說者謂聖人之道，如有所立，卓然在前也。由是知卓之在前者爲卓，故揚文公談苑云：「咸平景德中，主家造檀香卓倚一副。」未嘗用棹字。始知前輩何嘗謬用一字也。

是桌在宋時已很通稱。惟以桌爲在前之意，則不如解高來得明晰。按桌初作卓，後作棹，至明方又作桌了，正字通所謂「俗呼几案爲桌」，可知始於明人的。

檯則古時實無此稱，勉強可以找到的，爲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中所說：「今猶有高鏡臺，蓋施牀則與人面適平也。」此高鏡臺頗如現在有鏡的梳粧臺，然在他書中則很少見，故仍不能明其究竟。此外關於案几有個有趣的故事，附載於後。明徐禎卿翦勝野聞云：

太祖嘗微行里市間，過園子監，監生某者入酒坊，帝揖而問之曰：「先生亦過酒家飲乎？」對曰：「族次草草，聊寄食。」

爾。」帝因與之入。時坐客滿案，惟供司土神几尚餘空，帝攜之在地曰：「神姑讓我就坐。」乃與生對席，問其鄉里，曰：「某四川重慶府人也。」帝因屬詞曰：「千里爲重，重山重水重慶府。」生應聲曰：「一人成大，大邦大國大明君。」帝又舉罍几小木，命生賦詩，因喻己意。其詩曰：「寸木元從斧削成，每於低處立功名。他時若得臺端用，要向人間治不平。」帝私喜，因探錢償酒家，相別而去，生不知其爲帝也。明日，忽移名召生入謁，生茫然自失。既至，帝笑曰：「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？」生惶恐謝罪。又曰：「汝欲登臺端乎？」遂命除爲按察使。秣陵民家，至今供司土神於地，本此。

一四 凳椅

古人席地而坐，無凳椅可言。惟牀則高，故凳椅實由牀轉變而來。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：

牀凳之凳，晉已有此器。世說：「顧和與時賢共清言，張元之顧敷是中外孫，年七歲，在牀邊戲，於時聞語，神情如不相屬，隱在鏡下。」乃作此鏡字。今廣韻以鏡爲鞍鏡之鏡，豈古多借字耶？廣韻云出字林，殆後人所撰耳。廣韻別出一橙字，注云「几橙」，其義亦通。

則凳實始於晉，而字猶未定寫，今橙專作爲果名，字作凳或作櫪了。又晉陳壽益都耆舊傳亦云：「張充爲州治中從事刺史，每日坐高牀，爲從事設單席於地。」此高牀實卽凳之類，而後乃專名爲凳的，益可知凳實由牀轉變而來。蓋席地之制既廢，不得不有高坐，而牀本可高坐，故卽借牀而改變之，這是凳的由來罷。

至於椅，古本以爲木名，卽梓，後乃以有倚背的凳爲椅。宋黃朝英緗素筆記云：

今人用倚字，多從木旁，殊無義理。字書從木從奇，於宜切。詩曰：「其桐其椅」是也。倚之字雖不經見，以鄙意測之，蓋人所倚者爲倚，此言近之矣。何以明之？洪漢曰：「椅重較兮，」新義謂「椅，倚也。重較者，所以慎固也。」由是知人所倚者爲倚。可知椅名之由來，本卽作倚靠的倚，後則以其木製，故又借用椅字。至其制亦由牀而來，如宋張端義貴耳集所云：

今之校椅，古之胡牀也。自來只有栲栳樣，宰執侍從皆用之。因秦師垣在國忌所偃仰，片時墜巾，京尹吳淵奉承時相，出意撰置荷葉托首四十柄，載赴國忌所，遣匠者頃刻添上，凡宰執侍從皆有之，遂號「太師樣」。今諸郡守宰，必坐銀校椅，此藩鎮所用之物，今改爲太師樣，非古製也。

蓋校椅本來只有後面一背，卽今俗稱單背椅是。後則兩邊又有靠手，卽今俗稱太師椅是。可知原來還始於吳淵的，而得名則由於秦檜，因爲他那時已尊爲太師。然以胡牀而改變爲坐椅，究竟始於何人？據宋陶穀清異錄云，則似始於唐明皇。其說云：

胡牀施轉關以交足，穿繩繼以容坐，轉縮須臾，重不數斤。相傳明皇行幸頻多，從臣或待詔野頓，扈駕登山，不能跂立，欲息則無以寄身，遂創意如此。當時稱「逍遙座」。

又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，亦云：「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，高七尺，召諸學士講議經旨及時務勝者，得升焉。」旣云「山座高七尺」，是卽爲椅。然則椅爲明皇所創，或非過詞。

然此種坐椅，初創時猶爲貴者所坐，平民實不得濫坐，卽貴族婦女坐了也有譏其無法度的，如宋陸游

老學庵筆記所云：

徐敦立言，往時士大夫家，婦女坐椅子兀子，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。梳洗牀火爐牀家家有之，今猶有高鏡臺，蓋施牀則人面適平也。或云禁中尚用之，特外間不復用耳。

觀此可知婦女還只可坐牀而不可坐椅，但至陸游南宋之時，已無此風，故陸氏有「不復用」之說。兀子當是橈子。

此外今猶有閣足的低凳，此則元時已有之，如元陶宗儀輟耕錄云：「孔某者，皇慶癸丑間，爲江浙省掾，身軀短小，僅與堂上公案相等。凡呈署牘文，必用低凳，閣足令高。」

凳椅到現在還沒有怎樣講究的，惟古時有所謂僂椅，其形製頗爲別緻，如明高濂遵生八牋所載，現在恐怕已沒有了罷。

羅僂云：默坐凝神運用，須要坐椅寬舒，可以盤足後靠。椅製後高，扣坐身作荷葉狀者，爲靠腦，前作伏手，上作托頰，亦狀蓮葉。坐久思倦，前向則以手伏伏手之上，類托托頰之中，向後則以腦枕靠腦，使筋骨舒暢，血氣流行。

一五 廚箱

廚俗作櫥，本爲庖室之稱，所以貯食物的，後遂借以爲貯物的器名，不論食物，凡貯書衣等物，亦可稱廚。今字又加木旁，大約示與原來的廚有所分別罷。此櫥字舊時字書皆未載及，可知還起於新近的。宋沈括夢

溪補筆談云：

大夫七十而有閣。天子之閣，左達五，右達五。閣者，板格以皮磨蓋者，正是今之立櫃。今吳人謂立櫃爲廚者，原起於此，以其貯食物也，故謂之廚。

此卽用廚貯物的由來了。按晉東宮舊事云：「皇太子初拜，有柏書廚一，梓書廚一。」又南齊書陸澄傳云：「澄當世稱爲碩學，王儉戲之曰：陸公書廚也。」此卽書廚名稱之由來，可知晉時已有的。此外如南史徐廣傳云：

廣撰晉紀四十二卷。時有高平鄒紹，亦作晉中興書，數以示何法盛。法盛有意圖之，謂紹曰：「卿名位貴達，不復俟此延譽。我寒士無聞於時，如袁宏干寶之徒，賴有著述，流聲於後，宜以爲惠。」紹不與，至書成，在齋內廚中。法盛詣紹，紹不在，直入竊書，紹還失之，無復兼本，於是遂行何書。

此以文稿貯於廚中，亦與書廚相類。今廚中尙有抽屜，此在古時亦有，如宋周密癸辛雜識云：

余嘗聞李雙溪獻可云，昔李仁甫爲長編，作木廚十枚，每廚作抽替匣二十枚，每替以甲子誌之。凡本年之事，有所聞，必歸此匣，分月日先後次第之，井然有條，真可爲法也。

抽替卽今作抽屜。一廚有二十匣之多，頗如現在的文書廚，很便分類貯藏的。

與廚同爲貯物用的，則有箱。箱字從竹，故原爲竹器，後則亦用木，又外包以皮，稱爲皮箱。五代王定保唐摭言，曾云：「鄭光業有一巨皮箱，凡投費有可嗤者，卽投其中，號曰苦海。」可知唐時已有其物。宋趙希鵠詞

天游錄中有一衣匣，言其制云：

以皮護杉木爲之，高五六寸，蓋底不用板幕，惟布裏皮面，軟而可舉。長闊如氈包式，少長二寸。攜於春時，內裝蘇夾便服，以備風寒之變。夏月裝以夾衣，秋與春同，冬則綿服煖帽圍項等件。

此頗如今的挈篋，可攜挈而行，亦用皮製。他又舉「備具匣」一種，內云「以輕木爲之，外加包皮，厚漆如拜匣，高七寸，闊八寸，長一尺四寸。中作一替，上淺下深。外用關鎖以啓閉，攜之山遊，亦似甚便。」這也如今的挈篋，較爲講究一些的。大抵箱大篋小，古今皆然。惟亦另有一種「巾箱」，則猶今的帽籠，亦小巧得很。按今稱書冊較小的爲巾箱本，又作袖珍本，蓋源於南齊時衡陽王鈞。齊書本傳云：

鈞常手自細書，寫五經部爲一卷，置於巾箱中，以備遺忘。侍讀賈价問曰：「殿下家自有墳索，何須蠅頭細書，別藏巾箱中？」答曰：「巾箱中有五經，於檢閱易，且一更手寫，則永不忘。」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五經，自此始也。

又古時別有櫃檯，實亦廚箱之類，用以藏物。檯則後世稱者較少，蓋卽與櫃相同，說文所謂「匱，檯也，匣也。」匱卽櫃。檯最著名的故事，爲韓子外儲說中所載的「買檯還珠」故事是這樣的：

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，爲木蘭之櫃，薰以桂椒，綴以珠玉，飾以玫瑰，鞞以羽翠。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。此可謂善賣檯矣，未可謂善鬻珠也。

檯則古來用得最多，大抵用木所作，可以藏書，亦可以貯物。

與箱相似的，古又有「笈」，後漢時最爲盛行，凡從師弔友，賣卜藏書，皆負笈而行。說文作極，解爲「臚

上負也。」大約此種箱類，便於負攜。今稱從師往往爲「負笈從師」，蓋當時指書箱爲笈的。又有一種「笥」，亦爲箱類，形方，可以藏衣，亦可以藏書。書云：「惟衣裳在笥。」後漢書云：「邊孝先，五經笥。」此二箱類，到今已均無是稱了。

一六 牀榻

牀榻均可以臥人，但也大有分別。正如釋名所云：「人所坐臥曰牀，牀裝也，所以自裝載也。長狹而卑曰榻，言其鷄榻然近地也。」牀俗又作床。古時無凳椅，牀榻不但可臥，也可作坐用的，故說文又專解「牀，安身之坐者。」如史記酈食其傳云：「酈生入謁沛公，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。」又如漢書朱賈臣傳云：「賈臣見張湯，坐牀上弗爲禮。」又如高士傳云：「管寧自越海反歸，常坐一木榻，積五十餘年，未嘗箕股，榻上當膝處皆穿。」皆爲其明證。而最著名的，所謂「陳蕃留榻」，如後漢書徐穉傳云：

穉屢辟公府不起。時陳蕃爲太守，以禮請署公曹，穉既調而退。蕃在郡不接賓客，唯穉來特設一榻，去則縣之。

此榻亦爲供坐之用，非如今人請人睡臥。所謂「掃榻以待」，卽用此故事的。又如晉書王羲之傳云：

太尉郗鑒使人求女婿於王導，導令就東廂遍觀諸子弟。使者歸，謂鑒曰：「王氏諸少年並佳，然聞信至，咸自矜持，唯一人在東牀坦腹而食，獨不若聞。」鑒曰：「此正佳婿也。」訪之，乃逸少，以女妻之。

「在東牀坦腹而食」亦決是坐着而非臥着。至今稱人之婿，謂之「東牀」，卽本於此。

牀今除木製以外，又有銅製鐵製，稱之爲銅牀鐵牀。但古時則有極講究的，如世本有「紉爲玉牀」，戰國策有「楚獻象牀」，漢武內傳有「武帝以珊瑚爲牀」，西京雜記有「韓嫣以玳瑁爲牀」，唐六典有「殿庭供設有金銀行牀」，唐同昌公主則更窮極奢侈，傳稱她「製水晶火齊琉璃玳瑁等牀，悉支以金銀銀槿」。

此外還有一種「胡牀」，實卽後來座椅的前身。據宋歐陽修詩話云：「今之交牀，本自外國來，始名胡牀，隋以讖改名交牀，唐穆宗時又名繩牀。」其稱爲交者，乃以牀足彼此相交的緣故，梁庾肩吾有詠胡牀應教云：「傳名乃外域，入用信中京。足敲形已正，文斜體自平。臨堂對遠客，命旅誓初征。何如淄館下，淹留奉盛明。」足敲文斜，正示其相交之意。按風俗通云「靈帝好胡牀」，可知後漢時已有此牀。其後據胡牀而坐者很多，皆取其輕便可以搬移的緣故。

除胡牀外又有「炕牀」，今北方還多如是。據清顧炎武日知錄云：

北人以土爲牀，而空其下以發火，謂之炕。古書不載。左傳：「宋寺人柳爇於於位，將至則去之。」新序：「宛春謂衛靈公曰：君衣狐裘，坐熊席，隕隅有靈。」漢書蘇武傳：「擊地爲坎，置煨火。」是蓋近之，而非炕也。舊唐書高麗傳：「冬月皆作長炕，下然煨火以取煖。」此卽今之土炕也，但作坑字。

是炕牀淵源實古，其名稱或始於唐的。又清高佑鉅薊邱雜抄云：

燕地苦寒，疑者不以牀以炕。室無東西南北，炕必近前梁。貧家一鹿，余枕之外卽街巷。婦人安坐炕上，市販者至，湯餅肴

敷，傳食於臆臙中，或竟日不作屢屨之炊也。

是北方貧家，竟以炕爲唯一的坐臥具，比牀椅還來得重要。但炕雖可取暖，用不得法，也足有害，所以清阮葵生茶餘客話，就說「京師火炕燒石炭，往往薰人中毒，多至死者。」這正如南方之用煤（卽石炭）爐取暖，有時也要中毒的。

北方除炕牀外，還有冰牀，則雖名爲牀，與牀意大相逕庭，不過取其形似而已。早在明時已有之，如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：

冬水堅凍，一人挽木小兜，驅如衢，曰「冰牀」。雪後集十餘牀，隨分尊合，月在雪，雪在冰，西湖春，秦淮夏，洞庭秋，東南人自謝未會有也。

至清時則極盛行，如無名氏燕京雜記云：

東西二簾，冬月冰結，設木榻渡人，謂之冰牀。牀上可坐數人，一人挽之，疾於車馬。有好事者，聯屬數牀，置酒其上，東西往來，如泛銀湖，又如晶宮，亦一韻事也。

然亦稱爲「冰車，俗牀拖牀，一名凌牀，又名托牀，俗呼冰排子。其形方而長，如牀，可容三四人，高僅半尺餘，上舖草簾，底嵌鐵條，取其滑而利行也。」（清稗類鈔）

枕，說文云「臥所薦首者也」。釋名以爲「枕檢也，所以檢項也」。其字從木，其初當爲木製，今南方猶多如此。惟普通則多用綢布，內實以物。此所實之物，好壞不一。舊時有所謂藥枕，據說可治一切風疾，且能混身皆香，如明高濂遵生八牋所載：

藥枕用五月七日取山林柏木，鋸板作枕，長一尺三寸，高四寸，以柏木心赤者爲之，蓋厚四五分，工製精密，勿令走氣，又可啓閉。蓋上鑽如粟米大孔三行，行四十孔，凡一百二十孔。內實藥物二十四品，以按二十四氣。計用飛廉、葦苳仁、當歸、川芎、款冬花、白芷、辛夷、白朮、藥本、肉蓯蓉、木蘭、蜀椒、官桂、杜薔、柏實、秦椒、乾薑、防風、人參、桔梗、白薇、荊實、靡蕪、白薔。外加毒者八味，以應八風，烏頭、附子、藜蘆、皂角、兩草、礬石、細辛、半夏。右總三十二物，各五錢，咬咀爲末，和入枕匣裝實，外用布囊縫好。枕過百日，而有光澤。一年體中風疾，一切皆愈，而且身香。四年髮白變黑，齒落更生，耳目聰明。神方祕驗。此方乃女廉以傳玉青，玉青傳於廣成子，聖聖相傳，不可輕忽，常以密袱包蓋，勿令出氣。

至於髮白變黑，齒落更生，定是妄談，不足置信。此種藥枕，也不知有何人試過。只見神仙傳中說泰山老父，漢武帝時人，曾用此枕，壽至三百餘歲，這當然也是神仙家語，無使人可信以爲真的地方。至於古來對枕有極講究的，也不過用琥珀、珊瑚、翡翠、水晶一類寶物作枕而已。但這些只取美觀，枕來恐怕未見得如何舒適的。有幾種卻是奇異得很，如唐蘇鶚杜陽雜編云：

元和八年，大軫國貢重明枕，枕長一尺二寸，高六寸，潔白逾於水精。中有樓臺之狀，四方有十道士，持香執簡，循環無已，謂之行道真人。其樓臺瓦木丹青，真人衣服簪帔，無不悉具。

倒像走馬燈能自行動，可謂奇絕。又如奇器錄云：

余尙書嗜，慶曆中如桂州，境窮僻處有林木，延袤數十里。每至月盈之夕，輒有笛聲發於林中，甚清遠。土人云：「聞之已數十年，終不詳其何怪也。」公遣人尋之，見其聲自一大柏木中出，乃伐取以爲枕，笛聲如期而發。公甚賞惜，凡數年。公之季弟欲窮其怪，命工解視之，但見木之文理，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，雖善畫者不能及。重以膠合之，則不復有聲矣。

則似真而又非，不知確有其事否？但如客座新聞所載，或者較爲可能的：

偶武孟，吳之太倉人也，有詩名。嘗爲武岡州幕官，因鑿渠得一瓦枕。枕之，聞其中鳴鼓起，一更至五更，鼓聲次第更轉不差，既聞雞鳴亦至三唱，而曉抵暮復然。武孟以爲鬼怪，令碎之，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，識者謂爲「諸葛武侯雞鳴枕」也。」

這種雞鳴枕，在貪睡人枕來是極爲苦事的；然而古來也頗有用枕以催醒的人，如吳越備史云：「武肅王錢鏐在軍中，未嘗安寢，用圓木作枕，睡熟則敲，由是得寤，名曰警枕，又號浙中不睡龍。」這方面固然簡單，但如能用雞鳴枕，對時間方面恐怕更加準確了。「睡龍」就是枕的別稱。

餘頭枕以外，今人也有用腳枕的，那在古時倒還未見。至如宋史劉貴妃傳云：「妃頗恃寵驕侈，嘗因盛夏以水晶飾脚踏，帝見之，命取爲枕，妃懼撤去之。」此脚踏恐非腳枕，是用以踏腳的。

席亦爲臥具之一，夏令必須用牠。但古時稱坐墊亦爲席，舖在地上亦爲席。蓋古時並無凳椅，坐臥在地，所以席可以臥，可以坐，又可以蹲，如禮記曲禮云：

奉席如橋，請席何鄉，請柎何趾。（注）如橋之高，如衡之平，乃奉席之儀也。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，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。

又如禮記玉藻云：

浴出村，履刷席，連用湯，履蒲席，衣布踣身，乃履。（注）扞，浴器也。履，踐也。刷席，刷草之席也。履刷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，垢然後立於蒲席，而以布乾潔其身。

這在現在應當稱爲地毯了，然古時亦爲席。又如周禮天官所云：

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，辨其用與其位。（注）五几，左，玉彫，彤漆，素；五席，莞，藻，次，蒲，熊。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。几是靠倚用的，所以待尊者。席則就如現在地毯，舖在地上。但這裏還有一種筵。筵亦席之類，先舖於下，席則加於其上。禮記禮器所謂「天子之席五重，諸侯之席三重，大夫再重。」這五重三重，便是席上復又加席。此種筵席，用之於朝覲，用之於祭祀，也用之於宴饗。後人便以宴饗的酒肴爲筵席，這在修辭學上說來是借代辭。筵席只是坐處，並不是酒肴的。

至於像現在夏令專用臥具的席，今俗多寫作蓆，以與席相分別。其實蓆的原意，如爾雅所說是「大也。」說文所說是「廣多也。」並不真正作臥席解的，所以按理還應寫作席字。釋名所謂「席，釋也，可卷可釋也。」現在的席，還正如此。

蓆的製料，也像周禮所說，現今有莞有蒲。莞草卽今所謂席草，莖細而較堅，今蘇甬的蓆，卽用此草製成。

蒲卽香蒲，普通多用作蒲包，但也可作席，較爲柔軟，今所謂軟席者是。此外次席據注家稱爲虎皮的席，熊席就以熊皮爲席，在現今都稱爲毯皮了，不在席的範圍之內。

又今以竹爲席，稱篾席，較莞席爲清涼。按書顧命中已有「篾席黼純」之說，黼爲白黑雜繒，純爲緣，卽以白黑繒爲席的邊緣，可知由來已古了。亦稱「簟」，詩斯干所謂「下莞上簟，乃安斯寢」。是古人亦以簟較寢爲上，故舖在上面罷。

又有一種薦，亦通作荐，今多以稻草或棕櫚爲之，稱爲草薦或棕薦。較席爲粗，而舖於席下，實亦與席同類。按薦本爲草名，說文所謂「獸之所食草也」，不作席解。惟禮記禮器有「莞藿之安，而藁鞞之設」。疏云：「藁鞞，除穗粒取稬爲席，郊祭不用莞藿之可安，而用設藁鞞之粗席，亦修古也。」則藁鞞實後世所謂薦釋名所謂「薦」，所以自薦藉也。「是已有席的解釋，不過較席爲粗而已。所以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云：「席薦皆以蒲及稻藁爲之，有精粗之異。」

此外古時還有極精巧的席，如西京雜記說「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」。此爲象牙席了。同書又云：「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，設玉几玉牀，白象牙簟，綠熊席。席毛長二尺餘，人眠而撫毛自薇，望之不能見，坐則淡膝。」其中雜薰諸香，一坐此席，餘香百日不歇。

以綠熊爲席，現在應當稱毯，此毯可說珍貴極了。又如唐蘇鸞杜陽雜編云：

上好神仙不死之術，時有處士伊祁元解，纓髮垂額，氣息香潔，常遊歷青衺間，與人話千百年事，皆如目擊。上知其異，

令人密召入宮，處九華之室，設紫裝之席。席色紫而類葵，葉光軟香淨，冬溫夏涼。

席能使冬溫夏涼，古來倒是不多見的。王嘉拾遺記雖云「岱輿山有草名莽煌，葉圓如荷，去之十步，炙人衣則焦。刈之爲席，方冬彌溫。」這是小說家言，但也只開冬溫未知能否夏涼的。又明屠隆考槃餘事會云「菱葦出滿喇加國，生於海之洲諸岸邊，葉性柔軟，鄉人取之，織爲細簾，冬月用之，愈覺溫暖。」則頗與上述菱席相近，但也沒有說到夏涼。至如明人河東備錄所云「取豬毛刷淨，命工織以爲席，滑而且涼，號曰壬癸席。」這在現今還未聽見過，倒可一試究竟的。

同樣爲夏日所用涼具，古尚有「竹夫人」的，茲亦附說於此。清趙翼陔餘叢考云：

編竹爲筒，空其中，而竅其外，暑時置牀席間，可以慰手足，取其輕涼也，俗謂之「竹夫人」。按陸龜蒙有竹夾膝詩，天祿識餘以爲卽此器也。然曰夾膝，則尙未有夫人之稱。其名蓋起於宋時。陳坡詩云「留我同行木上座，贈君無語竹夫人。」又「聞道牀頭惟竹几，夫人應不解卿卿。」自注云「世以竹几爲竹夫人也。」又黃潛翁（庭堅）云「趙子充示竹夫人詩，蓋涼寢竹器，慰臂休膝，似非夫人之職，予爲名曰青奴。」陸放翁亦有詩云「空牀新聘竹夫人。」羅鶴林玉露亦載李公甫謁真西山丐題，西山指竹夫人爲題曰「甌春縣君祝氏可封齊國夫人。」公甫援筆立就，有云「保抱攜持，朕不忘五夜之寢；展轉反側，爾尙形四方之風。」西山擊節。

則此物或古已有，而名稱實始於宋的。

一八 箕帚

箕有三種，一爲箝箕，用以漉米；一爲簸箕，用以揚物；一爲畚箕，用以收物。皆爲竹器，故字從竹，但後來也有用柳條做的。據明徐光啓農政全書云：

箕，簸箕也。說文云：「簸，揚米去糠也。」莊子曰：「箕之簸物，雖去穢留精，然要其終，皆有所除」是也。然北人用柳，南人用竹，其制不同，用則一也。詩云：「哆兮侈兮，成是南箕。」箕四星，二星爲踵，二星爲舌，哆侈謂踵已大，而舌又廣也。又「維南有箕，載翁其舌。」故箕皆有舌，易播物也。諺云：「箕星好風，」謂主簸揚，農家所以資其用也。

是箕之爲箕，頗像箕星。此箕爲農具之一，故前有舌，此外則無。箝箕古又稱窶，今多作圓形，頗與簸箕異形，但如農政全書所載，亦頗同樣，只是沒有前面的舌罷了。全書云：

窶，漉米器。說文：「浙箕也。」蓋今炊米日所用者飯箝也。說文：「陳留謂飯帚曰箝，從竹指聲。一曰飯器，容五升。」今人亦呼飯箕爲箝箕，南曰窶，北曰箝，南方用竹，北方用柳，皆漉米器或盛飯。所以供造酒食，農家所尤，雖南北名制不得，而其用則一。

此或爲造酒之用，故其形亦略如簸箕。今普通廚下所用漉米的箕，殊無此狀，上海人稱爲淘籬。按方言有云「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籬」，則箕固亦可稱爲籬的。最後所謂畚箕，則專收穢物，與帚相連爲用，爲室中掃地要具。禮記曲禮中曾說到掃地的禮節，應當是這樣的：

凡爲長者葬之禮，必加帚於箕上，以袂拘而退，其塵不及長者，以箕自鄉而扱之。

這段文字，據注疏所云，是說在長者面前掃地，不可將箕對着長者，而帚加於箕中。掃時以衣袂擁帚的前面，邊掃邊退，使灰塵不及於長，否則便爲不恭。又據農政全書所載，帚有兩種：

帚，今作箒，又謂之箒。集韻云：「少康作箕帚。」有二：一則編草爲之，潔除室內，制則扁短，謂之條帚；一則束篠爲之，擁掃庭院，制則叢長，謂之掃帚。

按條帚之條應作茗，蓋爲茗草所作。宋謝道人有賦茗帚詩，可以爲證。又晉書庾袞傳云：「袞兄女將嫁，袞乃刈荆茗爲箕帚。」是茗確可爲帚的。但除此以外，帚亦有極講究，如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：

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。禁中以絮尾作帚，每幸諸閣，擲龍腦以辟穢。過則以絮尾掃之，皆聚無有遺者。亦著磁石引針，琥珀拾芥，物類相感也。

一九 度量

度量所以測長短與多寡的器物。牠的起源是很早的。書舜典已有「同律度量衡」之說，禮記明堂位則說「周公制禮作樂，頒度量，而天下大服。」周公之頒，當是就原有的而頒布之，至多略加改革而已，決不會是牠個人所創造的。不過如宋羅泌路史所說：「黃帝有熊氏，命隸首定數，以率其羨，要其會，而律度量衡，繇是成焉。」這恐怕也是設想之辭，因爲中國人往往將許多事物的創造，歸功於黃帝的。

考度量的由來，說法實不一，如隋書律曆志云：

史記曰：「夏禹以身爲度，以鼈爲律。」禮記曰：「丈夫布手爲尺。」周官云：「璧美起度。」鄭司農云：「美，長也。此璧徑尺，以起度量。」易緯通卦驗：「十馬尾爲一分。」淮南子云：「秋分而禾藟定，藟定而禾熟，律數十二藟而當一粟，十二粟而當一寸。」藟者，禾穗芒也。說苑云：「度量權衡以粟生，一粟爲一分。」孫子算術云：「蠶所生吐絲爲忽，十忽爲秒，十秒爲毫，十毫爲釐，十釐爲分。」此皆起度之源，其文舛互。唯漢志：「度者，所以度長短也。本起黃鍾之長，以子數相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，九十黍爲黃鍾之長。一黍爲一分，十分爲一寸，十寸爲一尺，十尺爲一丈，十丈爲一引，而五度審矣。」

這所說僅是度，諸說要以漢志最爲可信，蓋度之起，實由於律數，律數以黍計之，故度亦以黍計。此說本起於孔安國之傳尙書，他說：「律者，候氣之管，度量衡三者法制，皆出於律。」不過黍有大小之差，年有豐耗之異，因此歷代爲度，往往不能合一。就像隋志所載，自周以至於隋，有十五種的不同。而此十數種均較周制爲增長。如周的一尺，至晉已長四分餘，至隋又長至二寸。至唐即以十寸爲尺，尺二寸爲大尺，後且以大尺爲尺，直廢古制了。然尺度到後來還愈增其長，如明董穀碧里雜存云：

按家語孔子云：「布手知尺，布指知寸，舒肱知尋。」蓋用手拇指與中指一又相距，謂之一尺。兩臂引長，剛得八尺，謂之一尋。中指中節上一紋，謂之一寸。蓋中指有二橫紋，准上一紋也。后世營造始准下紋，但不知始於何時。宋儒以爲本於仁宗中指中節，恐未必然。若以古准今，每尺當今七寸七分耳。

可知古今異制，幾乎差了三之一。到了現在，則古周尺等於今尺，不過六寸餘而已。

此外分寸尺丈引名稱所由來，漢書律曆志中也有說明，據云：「分者，自三微而成，着可分別也，寸者，特也，尺者，莖（音約）也，丈者，張也，引者，信（同伸）也，夫度者，別於分，付於寸，莖於尺，張於丈，信於引，引者，信天下也。」今則引已不用，而丈上有匹。按說文：「匹，四丈也。」蓋四丈則八端，故从八从匚，象束帛之形，俗亦作疋。

至於量，漢書律曆志中也有說明，茲引載如下：

量者，侖合升斗斛也，所以量多少也。本起於黃鍾之侖，用度數審其容，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，以井水準其粟，合侖爲合，十合爲升，十升爲斗，十斗爲斛，而五量嘉矣。侖者，黃鍾律之實也，躍微動氣而生物也。合者，合侖之量也，升者，登合之量也，斗者，聚升之量也，斛者，角斗平多少之量也。夫量者，躍於侖，合於合，登於升，聚於斗，角於斛也。

按此獨無石者，以石古時屬於權衡，故未提及。今則侖已不用，斛亦少有，十斗改稱爲石。按隋書食貨志云：「晉自元帝寓居江左，歷宋齊梁陳，其度量，計則三斗當今一斗，稱則三兩當今一兩，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。」是量制亦漸後漸爲增大，至宋更增，如沈括夢溪筆談云：「秦漢以前，度量斗升，計六斗當今一斗，七升九合。」又云：「以一斛爲一石，自漢已如此，飲酒一石不亂是也。」至宋時始改五斗爲一斛，如葦航紀談云：「韓彥古時爲戶曹尚書，孝宗皇帝問曰：十石米有多寡？彥古對曰：萬合千升百斗廿斛，遂稱旨。」云十石爲廿斛，這正如現在以兩斛稱一石的。

又古時的斗斛，均內方而外圓，至宋則變爲上小而下大，如元長谷真逸農田餘話云：

今之官斛，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，前至元間，中丞崔瑗上言，其式口狹底廣，出入之間，盈虧不甚相遠，遂行於時，至今不改。

後人因此說賈雖爲好相，但此一改革，確是嘉惠小民不少的。可是到現在又變制了。

二〇 權衡

衡權就是稱，俗作秤，所以稱物的重輕，與度量同爲交易上重要的用具。衡卽秤，權卽錘，實爲一物，故今多只稱爲衡。其由來誠如漢孔安國書舜典「同律度量衡」傳云：

權也，鈇兩斤鈞石，所以稱物而知輕重也。本起於黃鍾之倫，一侖容千二百黍，重十二銖，兩之爲兩，十六兩爲斤，三十斤爲鈞，四鈞爲石，而五權謹矣。權衡一物也，衡平也，權重也，稱上謂之衡，稱鍾謂之權，所從言之異耳。

蓋權衡亦由律數而加以確定，正與度量同。惟奇怪的是度量皆以十進，而衡卻不如此，這裏當有牠的特別原因。據漢書律曆志則云：

五權之制，以義立之，以物鈞之，其餘小大之差，以輕重爲宜，圓而環之，令之肉倍好者，周旋無端，終而復始，無窮已也。「銖」者，物由忽微始，至於成著，可殊異也。「兩」者，兩黃鐘律之重也。二十四銖而成兩者，二十四氣之象也。「斤」者，明也，三百八十四銖，易二篇之爻，陰陽變動之象也，十六兩成斤者，四時乘四方之象也。「鈞」者，均也，陽施其氣，陰化其物，皆得其成就平均也；權與物均，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，當萬物之象也，四百八十兩者，六旬行八節之象也，三十斤成鈞者，一月

之象也。「石」者，大也，權之大者也；始於銖，兩於兩，明於斤，均於鈞，終於石，物終石大也；四鈞爲石者，四時之象也；重百二十斤者，十二月之象也；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，黃鐘之象也；千九百二十兩者，陰陽之數也；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；四萬六千八十銖者，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。而歲功成就，五權謹矣。

這是再說得詳細也沒有了，其所以要參差的原因，原來竟有這樣玄奧的妙理。漢志又說到權衡上一切構造的原理，茲亦附載於後。

權與物鈞而生衡，衡運生規，規圓生矩，矩方生繩，繩直生準，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，是爲五則。規者所以規圓器械，令得其類也；矩者所以矩方器械，令不失其形也；規矩相須，陰陽位序，圓方乃成。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，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，準繩連體，衡權合德，百工由焉以定法式，輔弼執玉以翼天子。詩云：「尹氏大師，秉國之鈞。四方是維，天子是毗，俾民不迷。」咸有五象，其義一也。

更是說得明晰極了。但那參差的單位，至宋終於把牠改革了一些，惟斤與兩間，到現在卻還是如此。如清顧炎武日知錄云：

度量皆以十起數，惟權則否。今人改銖爲錢，而自兩以上，則疊百疊千，以至於萬，權之數亦以十起矣。漢制錢言銖，金言鈞，其名近古。今日之以十分爲錢，十錢爲兩，皆始於宋初，所謂新制者也。

顧氏又云：「古算法二十四銖爲兩，近代算家不便，乃十分其兩，而有錢之名。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幣，非數家之正名，簿領用之可耳，今人以入文字可笑。」又云：「陶隱居名醫別錄曰：古稱惟有銖兩，而無分名，今則

以十黍爲一銖，六銖爲一分，四分爲一兩，十六爲一觔。李杲曰：六銖爲一分，即今之二錢半也。此又以二錢半爲分，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。可知自古至今，斤兩上的名稱又經過許多改變的。

又如上面所說斤兩，古今名稱雖同，而輕重實大相懸殊。如隋書律曆志中云：「梁陳依古稱，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，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。」至宋沈括夢溪筆談則云：「秦漢以前三觔當今十三兩。」顧炎武曰：知錄又云「古以二十四銖爲兩，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，今稱得十枚，當今之一兩弱。」則古時一斤在後世不過數兩，還不到三分之一而已。

二一 便器

關於便器，古書中說到的實在很少，諒以此爲污穢之物，故大家不屑提及；實則此倒是日常事物中最需要的用器，真是一日不可少此物的。

考便器的便，漢書張安世傳中已有說到，「安世爲光祿勳，郎有醉小便殿上者，主事白行法，安世曰：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？如何以小過成罪？」此便之最早見於載籍者。至何以稱便，大約是一種反辭，正如下面所說的清器。事本不便，反說之則爲便了。

便器古亦稱爲褻器，見周禮天官：「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笄凡褻器。」鄭司農曰：「褻器，清器虎子之屬。」清亦作圜，說文云：「廁清也。」徐鍇以爲「廁古謂之清者，言污穢常當清除也。」實則這是反辭，

本是穢物，偏說牠是清器。徐氏所解，未免帶些書卷氣的。明時又稱圍桶。高陽雜識云：

何大復傲視一世，在京師日，每有燕席，常閉目坐，不與人交一言。一日命隸人攜圍桶至會所，手挾一冊，坐圍桶上，傲然不屑，客散，徐去。

今則又稱爲馬桶，亦稱馬子，指說因唐人避虎子諱，故有是稱。按通雅引陳水南云：「獸子者，製器也，或以銅爲馬形，便於騎以洩也。」是稱馬爲狀其形。又據柴萼梵天廬叢錄云：

陳眉公每事好製新樣，入輒效法。其所坐椅曰眉公椅，所製巾曰眉公巾，所食餅曰眉公餅，所交媚妓曰眉公女客，已可笑矣；其尤者，至其溺器，空其底，以便野坐，則呼曰眉公馬桶。眉公在當時粧點山水，附庸風雅，固一好名者流。顧一溺器，亦以眉公名，眉公不幾爲馬桶遺臭乎？

則明時已有此稱。陳眉公卽陳繼儒，固亦愛好綴集，當有其來歷的。至於稱爲虎子，據說由虎而來，如明人芸窗私志云：

客問潘卿曰：「溺器而曰虎子何也？」答曰：「神鳥之山，去中國二十五萬里，有獸焉，名曰麟主，服衆獸而卻百邪。此獸欲溺，則伏地仰首，麟主於是垂其背而溺其口，故中國制溺器名虎子也。」

然此亦恐爲想像之辭，未必真有這麼一回事的。或者如馬子取其形狀相似而已。

溺器今又稱爲夜壺，以爲多用於晚上。但也因此而鬧成一個笑話，如宋郭象啖車志所載：

常州有一村媪，老而盲，家惟一子一婦。婦一日作炊未熟，而其子呼之他所，婦囑姑爲畢其炊。媪盲無所覩，飲食成，捫器貯之，誤得溺器。婦歸，不敢言，先取其中潔者食姑，次以饋夫，視器旁惡者，乃以自食。良久，天忽晝冥，覲其面不相覩。其婦暗中

若爲人擄去。俄頃開明，身乃在近舍林中，衣間得一小布囊，貯米三四升，適足供夕餽。明日，視囊中米復如故，實之至今。予始聞此事，竊謂畫冥得米，或孝感所致，如郭巨得金之類。至謂囊米且且常盈，則頗近迂誕，然范德老爲人誠懇，恐必不妄傳。而村婦一節如此，亦可尙也，故錄以爲勸。

這只能作爲笑話，決無其事可信的，至少後半段是如此。另外還有一個笑話，那是錄異傳中所載的：

吳時嘉興倪彥思，忽見鬼魅入其家，能與人語，飲食如生，惟不見形。彥思乃延道士逐之。酒殺既設，道士便擊鼓召諸神。魅乃取伏虎於人坐，吹角聲以亂音。有頃，道士忽覺背脊中冷，驚起解衣，乃伏虎也。

此伏虎亦卽虎子的異稱。道士捉魅，反被魅所捉弄，倒是真實的笑話了。

此外古來有以人頭爲便器的，如晉書徐嵩傳云：

嵩遷守始平郡，甚有威惠。及壘陷，姚方成執而殺之。嵩厲色謂方成曰：「何不速殺我，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？」方成怒，三斬嵩，漆其首爲便器。

前於此者，史記中有趙襄子漆智伯頭以爲飲器，漢書亦有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，晉灼以爲此「飲器虎子屬也」，蓋反其語而諱之，所以洩憤者也。

附錄

一 筆

毛穎者，中山人也。其先明跡，佐禹理東方，土養萬物有功，因封於卯地，死爲十二神。嘗曰：「吾子孫神明之後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。」已而果然。

明跡八世孫颯，世傳當殷時，居中山，得神仙之術，能匿光使物，竊姬騎蟾蜍入月。其後代遂隱不仕。或云居東郭者號陳郭，曰颯，狡而善走，與韓盧爭能。盧不及，盧怒，與宋鵲謀而殺之，隨其家。

秦始皇時，蒙將軍恬南伐楚，次中山，將大獵，以懼楚，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，得天與人文之兆。筮者賀曰：「今日之獲，不角不牙，衣褐之徒，缺口而長鬣，八竅而趺居，獨取其毛，簡牘是資。天下其同書，秦其遂兼諸侯乎？」遂獵圍毛氏之族，拔其毫，載穎而歸，獻俘於章臺，聚其族而加束縛焉。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，而封諸管城，號曰管城子，日見親寵任事。

穎爲人強記而便捷，自結繩之代以及秦，事無不纂錄，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，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，皆所詳悉。又通於當代之務，官府簿書，市井貨錢註記，唯上所使。自秦始皇及太子扶蘇胡亥，丞相李斯，中軍府令高，下及國人，無不愛重。又善隨人意，正直曲邪巧拙，一隨其人。雖後見廢棄，終默不洩。惟不喜武士，然見請亦時往。累遷中書令，與上益狎，上嘗呼爲中書君。上親決事，以衡石自程，雖宮人不得立左右，獨穎與執燭者常侍，上休方罷。

穎與韓人陳玄、弘農陶泓，及會稽稽先生友善相推致，其出處必偕。上召穎，三人者不待詔，輒俱往，上未嘗怪焉。

後因進見，上將有任，使拂拭之，因免冠謝。上見其髮禿，又所奉畫不能稱上意，上嘻笑曰：「中書君老而禿，不任吾用。吾嘗謂君中書，君而今不中書耶？」對曰：「臣所謂盡心者也。」因不復召，歸封邑，終於管城。其子孫甚多，散處中國裔狄，皆冒管城，唯居中山者能繼祖父業。

太史公曰：毛氏有兩族，其一姬姓，文王之子，封於毛，所謂魯衛毛駟者也。戰國時有毛公毛遂，獨中山之族，不知其本所出，子孫最爲蕃昌。春秋之成，見絕於孔子，而非其罪。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，始皇封之管城，世遂有名，而姬姓之毛無聞。穎始以存見，卒見任，使秦之滅諸侯，穎與有功，賞不酬勞，以老見疎，秦其少恩哉！（唐韓愈毛穎傳）

二 墨

烏寶者，其先出於會稽稽氏，世尙儒滂詞藻，然皆不甚顯。至寶厭祖父業，變姓名，從墨氏游，盡得其通神之術，由是知名。初寶之先有錢氏者，亦以通神之術顯，迨寶出，而錢氏遂廢。然其術頗相類，故不知者猶以爲錢云。

寶輕薄柔默，外若方正，內實垢污，善隨時舒卷，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，故無入而不自得。流俗多惑之，凡有謀於寶，小大輕重，多寡精粗，無不曲隨人所求。自公卿以下，莫不敬愛。其子姓藩衍，散處郡國者，皆官給廬舍，而加守護焉。其有老死者，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，蓋知墨之末俗也。寶之所在，人爭迎取邀致，苟得至其家，則老稚奴隸，無不忻悅，且重局遠字，敬事保愛，惟恐其他適也。

然素趨勢利，其富室勢人，每屈輒往，雖終身服役弗厭；其寒人貧氓，有傾心願見，終不肯一往；尤不喜儒，雖有暫相與往來者，亦終不能久留也。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。

竇好逸惡勞，愛儉素，疾華侈。常客於弘農田氏，田氏朴且嗇，竇塌誠與交。田氏沒，其子好奢靡，日以聲色宴游爲事，竇甚厭之。鄰有簡氏者，亦若田氏父之爲也，遂挈其族往依焉。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。然其爲人也多詐，反覆不常。凡達官勢人，無不願交，而率皆不利敗事，故其廉介自持者，率不與竇交。自竇之術行，挾詐者往往僞爲竇術，以售於時，後皆敗死，故竇之術益尊。

是時崑崙抱璞公，南海玄珠子，永昌從革生，皆能濟人，與世俯仰，曲隨人意。而三人者亦願爲竇交，苟得竇一往，則三人亦無不可致，故術譽咸歸於竇焉。竇族雖夥，然其狀貌技術，亦頗相似，知與不知，咸謂之烏竇云。

論曰：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，若存餘技烏獲，皆爲顯仕。至唐承恩，重胤始盛，迨竇而益著。竇裔本樞，而自謂烏氏，則變詐亦可知矣。竇之學雖出於墨，而其害道傷化尤甚，雖孟軻氏復生，不能闢也。然使竇生於唐虞三代時，其術未必若是顯然，則竇之得行其志者，亦其時有以使之。嗚呼，豈獨竇之罪哉！（明高明烏竇傳）

三紙

楮，中國人也。其原出楮幣。其先隋先生出東漢蔡倫之門。趙宋時有會子者，用於世，然猶白衣。逮大元始就國制，佩硃墨之章，乃大顯。洪武中，上召見，修飾其繆幅，裁令端方，賜之東方服色，佩三印，與孔方偕行，民甚賴之。

凡居室服食器貨五禮九式之用，無不藉其力。尤通於上下之情，曲直長短，翻率能爲解紛。大而山川土田之重，子女王

帛之貴，小而穀粟絲麻之用，飲食蔬菜之給，實皆顧指而致之。公私事無鉅細，有實則咄嗟而辦，蓄之則質可變，炙之則手可熱。實所親厚者，輒偃蹇體修，哆然若有所恃賴。實所否者，則氣沮形消，行止茫然，開口動足，無不肯戾。故雖婦人小子，皆愛敬之。

爲人性柔而質方，體薄而文墨，見於面喜，與貪夫俗子伍，清高廉潔，士雖間與遊，不久輒去之，而實者亦不屑就。或有問於實曰：「子之名聞天下，有濟世之材，皆甚敬子，奈何貧善而富惡，向貪而背廉，頽窮而踣遠，子爲之乎？」實曰：「噫，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！窮達命焉，我何力焉？且炎交者絕，凡吾所盛交者，皆以豕心而要我。吾率族而聚之者，皆禍之倚。吾忽然不相親者，或爲福之伏。君子修身俟命，以貧爲常，以廉爲防，奚藉於我哉！」

傳曰：實之尊貴而利於世，可謂盛矣。而世之所以喪其良心者，亦實使之然也。且喜繼富，不能周人之急，士君子以是短之。然其通天下之貨，集天下之事，成天下之慶，歷者，孰有過於實者哉？（明姜子萬楮實傳）

四 硯

羅文，歐人也。其上世常隱龍尾山，未嘗出爲世用。自秦葉詩書，不用儒學，漢興，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，天下靡然效之，爭以刀筆進，雖有奇產，不暇推擇也，以故羅氏未有顯人。

及文，資質溫潤，縝密可喜，隱居自晦，有終焉之志。里人石工獺龍尾山，因窟入見，文塊然居其間，熟視之，笑曰：「此所謂邦之彥也，豈得自棄於巖穴耶？」乃相與定交，磨礱成就之，使從諸生學，因得與士大夫遊，見者咸愛重焉。

武帝方向學，善文翰，得毛穎之後，毛純爲中書舍人。純一日奏曰：「臣幸得收錄，以備任使，然以臣之愚，不能獨大用。今臣

同事皆小器頑滑，不足以置左右，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。」詔使隨計吏入貢，蒙召見文德殿。上望見異焉，因弄玩之曰：「卿久居荒土，得被漏泉之澤，涵濡浸漬久矣，不自枯槁也。」上復叩擊之，其音鏗鏗可聽。上喜曰：「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，子眞是也。」使待詔中書，久之，拜舍人。

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，而四人同心，相得歡甚，時人以爲文苑四貴。每有詔命典策，皆四人謀之，其大約雖出上意，必使文潤潤之，然後琢磨以墨卿，謀畫以毛純，成以授楮先生，使行之四方遠裔，無不達焉。上嘗嘆曰：「是四人者，皆國寶也。然原重堅貞，行無瑕玷，自二千石至百石吏，皆無如文者。」命尙方以金作室，以陶文錦爲薦褥，賜之，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，親愛日厚；如純輩不敢望也。上得羣才用之，遂內更制度，修律曆，講郊祀，治刑獄，外征伐四裔，詔書符檄禮文之事，皆文等預焉。上思其功，制詔丞相御史曰：「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，論功者常失於太薄，有功而賞不及，雖唐虞不能以相勸。中書舍人羅文，久典書籍，助成文治，厥功茂焉。其以歛之祁門三百戶封文，號萬石君，世世勿絕。」

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，然搏擊非其任。喜與老成知書者遊，常曰：「吾與兒輩處，每慮有玷缺之患。」其自愛如此，以是小人多輕疾之。或讒於上曰：「文性貪墨，無潔白稱。」上曰：「吾用文掌書翰，取其便事耳。雖貪墨吾固知，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。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。文體有寒疾，每冬月侍書，輒面冰不可運筆。上時賜之酒，然後能書。

元狩中，詔舉賢良方正，淮南王安舉端蒙，以對策高第，待詔翰林，超拜尙書僕射，與文並用事。蒙雖乏文采，而令色可喜，以故常在左右，文浸不用。上幸甘泉，祠河東，巡朔方，際常扈從，而文留守長安禁中。上還，見文塵垢面目，頗憐之，文因進曰：「陛下用人，誠如汲黯之言，後來者居上耳。」上曰：「吾非不念爾，以爾年老，不能無少圓缺故也。」左右聞之，以爲上意不悅，因不復

願省。文乞骸骨伏地上，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。日磾裔人，初不知書，素惡文所爲，因是擠之殿下，願仆而卒。上憫之，令宦者瘞於南山下。子堅嗣。

堅資性溫潤，文采縝密，不減文，而器局差小。起家爲文林郎，侍書東宮。昭帝立，以舊恩見寵。帝春秋益壯，喜寬大博厚者，願器小，斥不用。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，自視與瓦礫同。昭帝崩，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，後宮美人置之平陵。堅自以有舊恩，乞守陵，拜陵寢郎。後死，葬平陵。

自文生時，宗族分散四方，高才奇特者，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。其亦與巫醫書筭之人游，皆有益於其業，或因以致富焉。

贊曰：羅氏之先無所見，豈左氏所稱羅國哉？考其國邑在江漢之間，爲楚所滅，子孫疑有散居黟歙間者。嗚呼！國旣破亡，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，至今不絕，人豈可以無學術哉？（宋蘇軾萬石君羅文傳）

五 扇

持風使姓，名規，來清其字也。其先佐虞氏，開廣視聽，繫籍五明。殷宗以雉尾紀官，周昭以雀翅標銜。迨晉，揚謝傅之仁者，袁東陽，蔽庾鎮之塵者，王司徒。總之轉移世風，激揚是係，非具挺然之節，皎然之姿者，弗克勝任，故人特爲之倚重云。

晚近法令煩苛，民罹湯火，甚於爍石煎沙，無可逃避。使者奉簡書，就所握，舒徐搖曳，在在風生。左顧左冷，然善也；右顧右冷，然善也。覺捐煩即夷，如在深山茂林中矣。咸賞心謝曰：「焦土之民，少蘇憔悴，皆君賜也。何不出其風力，鼓颺四方，迺僅一隅之

披拂爲「曰：「三皇之風遠如，五帝之風穆如，三王之風熙如。風隨世轉，來莫測其端，去莫知其止。卽天地且聽其斡旋，此誠命世之英耳，非凡乎之力也。」」依然雖掌握惟人，不做之以不屑。軍中指揮，披庭裁製，咸與焉。

惟運承肅殺，雖未及履霜，卽奉身而退，韜藏惟恐不密。陽和載世，操縱自由，復解其發結以效。不先時而爭時，不後時而失時，蓋龍飛利見時也則致用，龍潛養晦時也則泥蟠。君子以爲得出處之道焉。

嗣後世其官者，殆非一姓，蒼梧有湘妃氏，則以文采顯；交南有檀夫氏，則以芳羶顯。其本實足以風世，故皆爲工宗所薦。

(明支廷訓持風使者傳)

六鏡

容成侯金桐者，本蜀郡嚴道人，附山而居，同族中多見搜探。其先因秦時調發，請尙方輪作，世苦之，乃誠子孫易其服色，以清厲自進。後徙居上洛，會郡中盧生、范生皆傳修煉之術，委質相資，因砥磨以致用。

上聞而器之，召見，嘉其鑿局，且謂毫髮無隱，屢顧之，歷試臺閣，號爲明達。挾奸邪以事上者，見之膽慄，輒自披露。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，亦不能掩也。其察察如此。是雖造物無私，圓方不礙，然疵陋者終惡忌，積毀於上，以爲背面不相副。桐亦自病於狹中，不能以塵垢混其跡，竟被擯斥。

後亟有月蝕之變，時宮中漏下數刻，上臨軒念其規益，復召，俾道其所以然者。扣之，響應不疲，上異焉，命以容成侯，奉朝請。而宗人派居廣陵者，炫飾求售，陷爲輕薄子。權戚中或撫然自喜，則狎玩不厭，至或被以組繡，蓋其俯仰取容，雖穿鼻服役，

亦無恥耳。既稍進，炯又鄙其爲人，乃復以譴廢，歸老於家。

太史公曰：炯之遠祖，當軒轅時，以化服祝融氏，得薦於上，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，皆視諸掌握，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。物怪遇之，莫不喘息。自廢故，益親幸，上晨輿必先至側，與冠冕者偕進，號爲壽光先生。其後子孫稍衰，流寓太原者，始尙玄，亦以精鍊見重。至炯雖任用說競，惟恐失墜，然不善晦匿，果爲邪說所疾，幾不能免。噫！大雅君子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難哉！（唐司空圖容成侯傳）

七 梳篦

蘇理相公字櫛甫，山陽人也。本質實木，費幾許切割，以成規制。懷人紛紜膠結，而自外於理，百爲引導，一闢於大通之途。又慮難以徑行其道，外貌委蛇，而此中條分縷析，井井不可亂。讀書至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起哉，百工熙哉！」慨然歎曰：「萬始萬生，悉資於元。萬邦係一人，諒矣。惟魯雖鄰於古初，而蒙茸無當於雅化。吾欲舉世快覩冠裳，當囊元后克端軌物，躬勤啓迪。」更設一副以佐之。其副亦效公之容，與以受成焉。

每當清旦之時，洗頰甫畢，即率其副以進迎機導，窳解而析之，比類而通之；間值案塞而未易疏暢，即或痛切肌膚弗顧，期於萬法得理而止。油油然更相左右，率爲故事。

會見善之地，紊者秩，塞者通，盡歸約束，冠蓋相望於塗。已想當時，姬公勤三握以勞制作，謹四教，定三加，非起公而預爲之。經理不能，怒髮如相如，必且即公而表；科頭如管事，必且就公而整；鬪狠如閭巷少年，囚首垢面，必且憑公處分，各就約束如初。

其隨在致理，又可縷指而數計也者？然豈一時搜剔所能，惟總其大綱，精密處副實爲政。雖以丁年並進，副以衰鈍乞休，復舉一以副公，共事如出一手，無加大間奮之嫌，處之謚如也。微公寧獨通梁，章甫無以示儀，卽九旒五冕，安所辨等威哉？（明支廷訓）
蘇理相公傳

八 酒杯

商君姓陶名一中，家於饒之景德。相傳先世居河澗，有曰器者，型虞舜之化，以不苦竄稱。及舜賓四門，嘗柄用之，封商丘，世襲商君之號。

商生而纈密，顏色光澤，叩之音響清亮，有識者曰：「此廟堂器也，豈破密中能久羈乎？」陶族多用於時，有職精膳者，有職珍羞者，有職掌醢者，商皆卑下之；獨與錫山壺子、鶴城陸胥相友善，其出處必偕。

始胥因壺子納交於商，商賴其蘆澤，顯名於世。會良辰，上方宴客，敕有司治具，懸樂以待。時主爵乏人，羣下薦商君；太常乏人，羣下薦壺子；良醞署乏人，壺商因薦陸胥。上曰：「陸生醇儒，肯爲我來邪？」乃使壺子持節往召。頃之，陸胥與壺子俱來，商君候於席，側導陸生，遍謁諸客，人人浹洽。謂商君親已，無不口銜其澤者。上歡甚，常執商手問曰：「陸生風度得如商郎否？」商對曰：「陸生汪汪，如波千頃；臣雖日與漸涵，不能測也。」上曰：「不有卿，安能親陸生使我心醉邪？」

他日，羣臣賀千秋，上賜宴於瓊林，預語商曰：「聞古賓筵，有監有史。我欲令子揚觴，兼巡按諸在坐者，於子何如？」商對曰：「臣聞丈天磊落，如珠走盤，將終不能令人起敬邪？」至期，商甫就席，諸座客皆擊拳曲體，持之如執玉，奉之如捧盈，惟恐少有

所傷，其見禮於人若此。壺不平，每以口侵凌之，幸其滿而覆也。商覺，遽反之曰：「胡不嚴如瓶之戒邪？」商日被寵渥，上常以右手提攜，而自視與瓦缶同，絕無驕溢色，誰謂其器小易盈哉？

無何，金城賈氏及玉卮子以奇巧得幸，與商爭寵。商謂之曰：「安靜之器，愜愜無華。若輩雖金玉其相，追琢其章，祇爲富貴家役使耳。孰若我出自陶穴，登之廟堂，下至園闔閭，無富無貧，無貴無賤，無不捧我掌中，口相授受，又安用炫耳目之觀爲哉？」

商行已甚潔，喜與持重者遊。嘗曰：「吾與兒輩處，每慮有玷缺之患。」又曰：「我雖涼薄，必不墮於庸人之手。苟持我不謹，卽能麤粉我，我亦不往也。」蓋知自重哉。然以久握機權，微有瑕隙可指，上亦將厭擲之，遂連表乞骸。上可其請，以商嘗從越名士遊修竹茂林間，賜曲水爲湯沐。商感上之恩，屢欲捐軀，雖家貧，每飯不忘，聞召卽赴，未嘗以寒煖辭。

居恆以侑器爲監，可滿而不可覆，可虛而不可欬。卽坐客有號呶者，商中立自如。徐規之曰：「酒以成禮，不繼以淫，慎勿使我爲漏卮哉！」考之古，吳有鄭泉者，性嗜酒，臨卒，謂家人曰：「死必葬我陶家之側，幸身化爲土，以作酒器，獲我心矣。」人謂商君卽鄭泉後身，理或然也。（明劉啓元商君傳）

九 浴盤

侯姓陶，諱以漉，字子雪。遠祖受帝舜型範，家於河灌。其後皆得賜湯邑，以侯爵世其傳。

量頗容善，令人革面，此衷長定也。重默自處，見人負累，不忍於大庭廣衆斥之，每於暗室屋漏中潛爲淘汰，蓋恐翹人過，亦

乘其悔悟而漸移之耳。人樂善淘己也，少有累，輒就侯而謝絕焉。侯亦不厭再三，旋染旋滌，以污入者，必以潔出，無有抱穢終者。卽其人素行修潔，凡遇祭祀朝會婚媾，不敢因其故，必更經洗滌，然後從事。自王侯卿相聖仁節烈，罔不嘉與之同清。甚而深閨淑媛，潛蹤屏息，人莫窺其形，遇侯披襟露臍，顯出之而無顧慮。侯亦任與其潔，弗拒也。

或以其隨投輒受，幾於無辨，鮮不指更新之路，爲藏垢之府矣。侯自信固定也。曰：「人見我在清濁之間，不知我在清濁之外。湛然靜止，非關吾體，紛然四應，豈失吾常？」

景雖善容，而性實太鈍。偶爲不檢者所觸，不覺厲聲隨之，體竟受傷。多方保護，終成痼疾。惟孤竹氏諳其情性，不忍聽汶汶者之偶阻於戒除也。日夕曲爲周旋，彌其滲漏，亦能勉與人濯磨，賴以自新者，時亦不乏。迨後孤竹氏以衰朽告退，侯亦不禁解纜，門牆遂索然冷矣。其子姓散於四方者甚衆，頽垣廢井，皆其遺體所在。（明支廷訓新城侯傳）

十 酒壺

壺字字酌之，其先錫山人也。質稍冥頑，鑄化於將作大匠，復爲之切磋，以成其器。爲人長喙大耳，腹恢恢而有容。

初與臚城陸胥交莫逆，共探聖賢道術。陸生曰：「夫道以虛爲體，以實爲用。虛而實，實而虛，妙故無窮，幾乎道矣。」居數日，壺子告胥曰：「吾虛矣。」胥曰：「未也，恐有我盈其中。」壺子隨傾之曰：「吾虛矣。」胥曰：「未也，恐有我留其中。」壺子盡傾之告胥曰：「吾虛矣。」胥叩其中，空空如也，曰：「果虛也，與哉。吾請從子以周旋。」

無何，壺子官太常，見商君如舊識。商嘗枕壺子膝，指其腹曰：「此中何所有？」壺子曰：「此中空洞無物，最是難測地。」商

戲之曰：「子所謂徒有此大腹，了自無剛腸者。」壺不之校，謂人曰：「寧我容人，無人容我。」壺嘗共商語，刺刺不能休。商問何處得來，壺子曰：「曩與陸生交，每虛而往，實而歸，特爲子傾倒之念。欲薦之上，未能也，子其圖之！」

商因薦胥於上。上召陸胥，與語大悅，謂壺子曰：「吾於商生，手之而不釋；吾於陸生，口之而不置；卿爲之先容，卿其作余耳目乎？」命攝主客司事。四方賓至，先遣商出款之，壺子偕陸胥隨其後，而斟酌對焉。吐詞溫醇，有足淪洽人肌髓者，一座爲之盡傾。

嘗爲長夜飲，至夜分，陸生力竭，上察壺有欲側態，腹且枵然。上笑曰：「壺生其庶乎屢空。」顧謂商君曰：「瓶之罄矣，惟魯之恥。壺子與卿之謂乎？可休沐。」壺後歸老於錫山，自號鴟夷子皮。

鄉有瓶生者，狀類壺，而性不嗜酒，常居井牧間。壺戲之曰：「視子之居於井之涓，飲水滿腹，香醪罔知，硬斷身墜，粉骨何疑？」瓶亦借鴟夷戲壺曰：「鴟夷酒囊，樂極招殃，痛飲滿腹，代人行態，孰云國器，多藏厚亡。」壺聞而愧之。

又嘗與鄰人設饌，先與陸生引酒，自捫其腹而出，曰：「我不負汝。」商君曰：「子不負腹，腹當負子。」壺曰：「不然，予嘗承顏接詞，我口若懸河，源若倒峽，一瀉若建瓴而下，何謂腹負我邪？」座客不能屈，曰：「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爾。」

壺雖浮泛閭里，酌尊卑咸疎之辨，未嘗凌節逆施。其精義類此。性好對客，雖褻必以貌，不冠不見。嘗與北海語曰：「座上客常滿，尊中酒不空，吾無憂矣。」其器量甚宏，人莫窺其深淺。常爲臧獲所執，坦如恬如也。柱下史曰：「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」漆園吏曰：「注焉而不滿，傾焉而不竭。」壺子蓋庶幾哉！

嘗觀列仙傳有壺公者，安期生嘗師之，日懸一壺於都市，晚入憩其中，因以壺公名。壺子豈其流裔邪？（明劉啓元玄壺子

十一 茶壺

坡翁嘗曰：「買田陽羨，吾將老焉。」豈以濟勝得勝，故云爾邪？非也。此中有一清真道人與湯蘊之最善。道人名聞天下，即天子首嘉之，嘖嘖會不釋口。

蘊之，亦陽羨產也。狀貌雖不甚偉，閒雅修飾，一準於時。且火候具足，入水不濡。歷金山玉泉碧澗，咸爲識賞。中懷惟珍一清真。清真亦惟蘊之是契。兩相漸涵，芝蘭之氣不啻也。飲德者風生兩腋，在座塵祛，能令寐者忽寤，醉者旋醒，煩者頓解。

喜通雀舌，故知會悟也；儀肅槍旗，尊駕幸臨也；頌頌龍鳳，禁庭異數也。所以導款誠，將祇肅，孰爲之調停斟酌，非蘊之弗任矣。以故士君子咸器之，于時名益重。雖愧然一質，即金玉其相者，不與易也。

有同類流入甯里，典喪落帽，居然以聖賢自標，笑其斤斤獨抱，徒爲自苦耳。曰：「吾苦固甘之。凡受我灌輸者，謙謙抑抑，一如捧盈。雖有高談情話，終始不愆于儀，非若喪德喪邦是戒者。」寧從竹裏炊煙，不向甕邊覓夢；寧隨作畫劉琨爲伍，不與投轄陳遵爲鄰。整容緘口，一種清芬，未啓氣已充然有餘。其入，人亦在意氣，非關唇吻。置之者亦必慎擇所處，非几筵弗置也。

禹錫餽菊表情，陶穀烹雪知味，率皆蘊之囊事。松風叶唱，其受知於坡翁素矣。微獨陽羨佳山水，足當一老邪！明支廷訓 湯蘊之傳（）

十二 花瓶

余托居在委巷窮僻處，絕無芳豔涉目，且日奔走于風塵，不知其騰之將去也。

有涵春君者，修頸坦腹，獨抱止水，每如果然，擊羅浮素質，踵余齋而昭曰：「春至矣。世傳有脚陽春，今且無根自榮矣。師雄偶邀半晌，今且陪君起居矣。蕭蕭疎影，黯黯餘芳，最可人者，尤在燈下，經宿猶是，閱旬猶是，且刊華而就實焉。」

余意羅浮氏素非家養，其來固多拂鬱曲折，乃于徐徐欣然自若，不識一枝之爲寄也。豈轉移造化，願屬君手邪？甚異之。君曰：「何異乎？拂之因以得順，折之轉而爲全，物情類然。逐衆敷榮，大地陽春也；隨緣自適，一掬陽春也。且過目成色，何必春之爲春？與化俱徂，何必相之爲相？」借交於姚魏，受知於陶令，折節於董奉師門，亦披衷於六郎西子。無問富貴高隱，仙踪艷質，隨所入必借，所與以進。而此衷常淨，可自信亦可信人。

時與文人學士，晤對於芸窗，並側於几案，足以助發其生意，而彼此視爲莫逆。卽與釋都談空空，玄宗課寂寂，律議森然，亦若相得益彰，而不病其爲色礙。惟賈人豎子，日營營於多寡有無，似爲不韻，未嘗過而問焉。蓋於萬錦叢中結交，一杯水裏涵養。春意雖覺滿懷，塵根不留半點。東皇以其有護傷續韻之功，襲封涵春君。姓湛氏，名擷英，移芳其字云。（明支廷訓涵春君傳）

十三 湯婆子

媼之先金姓，少旻之苗裔也。夏禹治水功成，別錫之氏。世有從革之德，載周書洪範篇。穆王時，有金母實生媼。

嫗少遇爲隱人氏之言者，授以水火相濟之術，善養氣，能吐故納新，延年不死。人異之，畫竊觀其所爲，愧處室中，腹枵然，及暮，惟欲湯數升而已。人因扣之曰：「嫗何以壽？」對曰：「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？吾術止此，他無以告子者。」因說曰：湯嫗。

嫗爲人有器量，能容物，其中無鉤距，而緘默不泄，非世俗長舌婦人比。性更恬淡，貴富家未嘗有足跡，獨喜孤寒。士有召即往，藜牀紙帳，相與抵足寢，和氣藹然可掬。

唐有廣文先生，知其名，召之。嫗至，讓抑居下坐。廣文揖而進。嫗曰：「足下雖冷官，妾則婦人，豈可與公比肩哉？」廣文與語，至夜半，頹然就睡。偶以足加其腹，嫗亦不怒。天明，更與語，傾倒殆盡。自是廣文非嫗，寢不安席。嘗曰：「和而不流，清而不激，卑以自牧，卽之也溫，惟嫗能兼之。」人以爲知言。

嫗復知醫，思以濟世人，謂其滿腹子皆春意也。有貴介公子犯寒疾，獨臥別室，迎致之。嫗初不欲往，或曰：「此正嫗行仁之秋也，何以拒爲？」不得已，行視其疾，已在骨髓，循其經絡，起足厥陰，曰：「是非鐵可加，宜用湯液。」從其言，體溫。溫自下起，若飲藏桂然。及視其劑，則其平日所飲者也。公子奇其效，欲留待終身。諸姬患之，相與譏於公子曰：「嫗雖知醫，然晝伏夜見，踪跡叵測，其殆鬼物邪？公子尙慎之！」嫗聞而慍見曰：「吾生平號能容物，至是不覺使人熱中。」卒釋曰：「家世非寒族，幸自溫飽，無求於世。若輩粉白黛綠，專以色媚人，鬼物真自謂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。」竟去。及接他人，終不失和氣。公子亦遂疏之，諸姬更進御，未幾，疾復作，竟死如嫗言。

嫗同時有夫人竹氏，與嫗每春秋時，輒爲人棄置，相會默然無怨言，歎曰：「人生出處，各有時耳。」

媼自開歷漢唐至宋，已二千餘歲，人謂其猶處子也。閔人雖多，無可以當意者。聞涑水南馬公有清德，欲依之。公得媼恨晚，家有侍妾，不一顧。其夫人亦賢，乃盛飾之以進，卒揮去。既而公拜相，夜則思天下事，往往達旦不寢。媼進曰：「公幸不棄處我布裘之下，愧無以報德。惟公盡瘁事國，貌日加瘠，幸爲天下自愛。」公驚曰：「吾久不聞媼言，媼言甚愛我，願卒聞媼之所以處世者。」媼曰：「昔在周末，猶及見老子，教予曰：汝惟知足，知足不辱，予謹受教，以至今日。」公悟曰：「媼殆謂我也。」卽謝事，退居於洛。後魏朝廷因有溫國之封。

媼後壽益高，雖云得異術，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，不可誣也。（明吳寬湯媼傳）

十四 竹夫人

夫人竹氏，其族本出於渭川，往往散居南山中，後見滅於匠氏。武帝時，因緣得食上林中，以高節聞。

元狩中，上避暑甘泉宮，自衛皇后以下，後宮美人千餘人從。上謂皇后等曰：「吾非不愛若等，願無以益我，思得疏通而善良，有節而不隱者親焉。」皇后等於是共薦竹氏，上使將作大匠鉅，拜竹氏職爲夫人。

既進，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，上笑曰：「所謂綠衣黃妻者。」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席，帝每左右擁持之。上有所感，時召幸後宮寵姬，而夫人常在側，若無見焉。而諸幸姬由是莫有妒之者。

是時上方郊五時，祠太乙，以致神仙，率常齋戒。自祓除而暇，每召夫人有所游幸，諸將軍幸臣等更爲帝扶持夫人以行，帝亦不疑也。上幸汾陰祠后土，濟汾水，飲羣臣，作秋風辭。歸未央，坐溫室，夫人自此寵少衰。上謂夫人曰：「而第歸，善自安。明年夏，

吾當召卿。」至期，果復召夫人。夫人見上，中不能無小妒。由是罷之，復遣將作大匠別選他竹氏，使加職焉。

夫人居後宮，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，是時班婕妤失寵，作執扇詩見怨，夫人讀之曰：「吾與若類也，然爾猶得居簾，苟乎。」至王莽敗，漢軍焚未央，夫人猶自力出，赴火而死。（宋張乘竹夫人傳）